



# 西藏通訊

總第95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三年五月至六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ཕྲིན།

TIBET BULLETIN 2013



達賴喇嘛尊者榮獲義大利南蒂羅爾少數民族獎

བོད་ཀྱི་ལོ་ ༡༩༩༠ རབ་བྱུང་རི་ཁྱུ་ལྷུ་ལྷོན་ཁྱེད། ཅ་རམ་ས་ལ།

#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五、六月號(總第95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
| 1  | 主編的話---                                     | 21 | 拉薩古城改建工程引發憂慮<br>..... 瑞迪       |
| 2  | “中間道路”是互利之路                                 | 21 | 達賴喇嘛尊者接受南蒂羅爾少數民族獎              |
| 3  | 美國會就西藏問題舉行聽證會                               | 22 | 邵江先生談另外的抗爭方式<br>..... 朱瑞整理     |
| 4  | 為什麼中間道路? 為什麼非暴力?<br>..... 胡平                | 23 | 達賴喇嘛訪澳呼籲中國認真調查自焚背後原因           |
| 5  | 人權觀察:西藏新增監視與安全措施令人擔憂                        | 24 |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一)<br>..... 唐丹鴻 |
| 8  | 司政洛桑森格在法參議院演講                               | 25 | 藏人持續抵抗迫中國放棄殖民西藏政策              |
| 8  | 駐台官員向在台陸生介紹西藏問題                             | 26 | 如果這是西藏人的樂土<br>..... 林輝         |
| 9  | 雪山礦難:採礦給西藏帶去了什麼                             | 26 | 教育能縮小現實與想像間的距離                 |
| 10 | 唯色評說西藏 (六則)                                 | 27 | 拍攝“西藏七日”記者遭中國外交官威脅             |
| 15 | 西藏母語作家談藏人為什麼自焚<br>..... 桑傑嘉                 | 27 | 藏人行政中央強烈譴責中共破壞拉薩帕廓             |
| 16 | 西藏碌曲縣兩官員因自焚被撤職                              | 28 | 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威斯康星與中國留學生對話          |
| 17 | 藏人大學生發出無助的吶喊聲:請救救我們的拉薩!                     | 28 | 有關中共情報部門派遣特工到流亡社會實施暴力行動的聲明     |
| 18 | 利特瓦克拍攝藏族青年為了自由而自焚的故事片                       | 29 | 西藏持續自焚之原因                      |
| 19 | 藏學家呼籲立即停止對拉薩老城的破壞                           |    |                                |
| 20 | 面對中國的擴張蔓延,古老的圖伯特(西藏)正在枯萎消失<br>..... 邁克爾.謝里登 |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http://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主編: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賴、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 [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 主編的話

“我們的拉薩快要被毀了！快救救拉薩吧！！”

“請救救我們的拉薩！”

“我們請求中國和UNESCO儘快分別向拉薩派遣獨立調查組”

.....

西藏著名作家、西藏大學生、藏學家紛紛呼籲中共停止對西藏首都拉薩的破壞，藏人行政中央也強烈譴責中共破壞拉薩古城。

自上世紀中共非法入侵西藏開始，以消滅西藏民族，最終非法永久佔領西藏為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中共從未停止對西藏文化的摧毀、西藏民族的屠殺。在中共六十多年殖民統治對西藏首都拉薩的摧毀觸目驚心，從上世紀五九年開炮轟炸、六十年代“破四舊”、城市建設、再到今年的“老城改建”——拉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據西藏著名作家唯色證實：“老城改建分作幾大塊：老城中心即環繞大昭寺的八廓轉經道被徹底清場，所有攤販將被搬至新蓋的“八廓商城”內，沿街原住民則全部被遷至拉薩西郊堆龍德慶縣，迅速搬遷的住戶可得兩至三萬元補助，不搬遷的就是政治問題，聽說有位不肯搬的拉薩老人都瘋了，而騰出的空房、空院子則用來招商引資，設作商店酒店酒吧畫店展覽館之類；老城的其他街巷和寺院，如小昭寺前面將開闢大片廣場，周遭住戶同樣被搬遷遠郊；老城東北角，原城關區政府所在處即改建“八廓商城” ”。

拉薩對於西藏人來說是聖地，不僅有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等，還有西藏歷史的輝煌，更是西藏人的精神歸宿。在拉薩，回蕩著吐蕃鐵騎橫掃唐朝首都時馬蹄的聲音，散發著祖先們政治智慧的光芒，屹立著祖先們用生命

鑄造的疆界盟碑——是西藏人永遠的“尼瑪拉薩”。

然而，“拉薩這座最神聖的城市，眾神的駐錫地，“亞洲高原上的麥加”，“佛教的羅馬”，古老吐蕃帝國的首都，或是對於我們很多人而言寄託著我們夢想的秘密之城，正迅速地消失在中國人推土機的煙塵瓦礫之中”。

中共對拉薩進行毀滅性破壞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徹底剷除拉薩唯一一塊藏人集聚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在西藏首都拉薩發生的抗議和自焚事件多數在拉薩老城區，因為，這是整個拉薩唯一藏人集中較多的地區之一，藏人在堅守著這座古老的城市。這次中共徹底趕走周圍居住的藏人，改造成一個純粹旅遊點，大建商場、地下停車場等，不僅連根撥掉了西藏古老的東西，還有重要的政治目的，驅逐居住拉薩老城裏的藏人、召集所有商鋪到商場裏。這樣來自西藏其他地方的朝聖者（如今繁瑣的手續，只有很少一部分藏人才能進拉薩）走出大昭寺後面對的是商場、酒店等，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對於朝聖者沒有任何意義，藏人自然不會停留、聚集在大昭寺周圍。這樣中共更容易監控帕廓的一舉一動，維穩大有“成績”。中共曾對拉薩布達拉宮腳下的雪村採取了同樣的手段，驅逐世代居住居住在雪村的藏人，消除了藏人集聚居住、繼承和弘揚西藏傳統文化的“隱患”。

當然，中共最終的目的是把拉薩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式城市，同化西藏人，徹底消滅西藏民族。

為了這個“終極目標” 中共一意孤行，不聽西藏學者、學生、民眾和藏學界的呼籲，無視國際媒體的譴責，繼續進行摧毀西藏歷史文化的行為，是中共對西藏殖民統治的縮影，也是藏人的抗議運動接連不斷，且抗議走向越來越頻繁、激烈的導火索。

# “中間道路” 是互利之路

##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弘法時的講話

2013年3月29日，是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薩路噶（Salugara）弘法的最後一天。法號聲中，喜瑪拉雅宗教協會會長擎著薰香出現了，達賴喇嘛尊者緩步走來，登上法座。三萬多信眾前來傾聽佛法，接受灌頂，並參加了色矩寺與喜馬拉雅宗教協會共同為達賴喇嘛尊者舉行的永駐長壽儀軌。最後，達賴喇嘛尊者發表了講話：

今天，這裡聚集了噶倫堡、大吉嶺和錫金的不少流亡藏人，有的祖輩就居住在了這裡的藏人，我們叫“甲噶康巴”，除了來這裡的時間不同以外，我們的根都是血脈相連的，我也是你們中的一員。

兩年前，我不僅在政治上讓自己退了休，也終結了自五世達賴喇嘛開始的，延續了近四百年的由歷代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的製度。雖然在當時，這個制度是附合社會要求的，但今天已時過境遷。未來，當境內外團聚的時候，我也會像很早以前講的那樣，將不擔任任何職務。就是達賴喇嘛體制是否存在、延續，也會由那個時候的人民做出決定，這個話，我在1969年就說過了。

十二年前，即2001，我們的政治領袖由選舉產生了，我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兩年前，選舉噶倫赤巴的時候，世界各地的藏人，都非常重視，擔負起了很好的責任，我看到完全退休的時刻到了。所以，噶丹頗章承擔政治責任的製度，不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結束的，而是高高興興地，在沒有任何人要求的前提下，自願地結束了。正如藏人習慣說的，“吉祥的時間，吉祥的方式”，“紮西得勒”地結束了。印度、美國，以及其他我認識的很多官員，都對我的決定表示肯定，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只是，在我們藏人中間，顯得突然，有點不習慣，但是，說明後，大家就理解了。

現在，是真正地在民主之路上，為自由而奮鬥，所以我們的力量在增大，而且，給了世界更多的支持我們的機會。不像“老狗守著骨頭”似的固守於舊的製度，而是適時地改革，也得到了不少益處。我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非失去信心，並非西藏問題沒有希望，不是這樣的，請你們放心。

西藏的奮鬥不是為了個別人的利益，而是整個西藏廣大人民的正義鬥爭，重要是境內的廣大人民。過去，我常說，我是境內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而不是發號施令者。我向世界介紹境內廣大人民的心願是什麼和那裡的真實情況，這是我的責任。最主要的是境內廣大人民至今都有著驚人的勇氣和信心。

之前，噶丹頗章的範圍僅僅是衛藏、多堆（康區）的金沙江兩岸，當今，康區、安多和衛藏全部統一的想法，非常強大。在七、八、九世紀，整個西藏三區，可以說是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後來，西藏出現了分裂格局，雖然在宗教和文化上仍然是統一的，但政治上已非常虛弱，現在，由於內外的眾多因素，全體西藏團結在了一起，民族意識增強，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非常關注。

我們流亡五十多年，依靠大家牢固的勇氣和真誠，克服了重重困難，使今天，在眾多的流亡者中，我們獨樹一幟。這不需要我們解釋，很多瞭解藏人和研究流亡的人士，都這樣表述過。這主要是因為廣大人民的信心和勇氣克服了種種困難的成果。感謝今天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我衷心地感謝你們付出的努力。

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互利的“中間道路”，1978年年底和1979年，與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有了直接聯繫。當時，我們已經內定了這個互利的政策，所以，跟中國政府接觸起來非常方便。

中國境內，如80年代開始民主運動時，採取了全面的強硬政策，對西藏也自然是強硬的。但是，在胡耀邦時期，真的有很大的希望，不過，胡耀邦被迫辭職，接下來趙紫陽也沒能留任，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中國政府接觸，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同時在西藏境內由於絕望，前後發生了多次起義和抗議事件，都被悲慘地鎮壓了。

但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特別是2008年之後，我見了很多華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和學生等數千人，他們中，有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留學的中國人，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組織了一些專門的會議，在向他們介紹“中間道路”的時候，都非常歡迎，總之，支持中間道路的華人力量很大。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漢人手寫的信，他是一位知識分子，寫道，之前，他認為達賴喇嘛雖然是一位宗教領袖，但在政治上是個分裂者，不過，有一次他去五臺山朝聖，遇到一位從印度來的漢語講得很好的僧人，向他介紹“中間道路”的內容之後，他說，達賴喇嘛的這個互利、雙贏的政策，會得到所有中國人百分之百的支持。這封信裡是這樣寫的，這是事實。

在過去的幾年裡，很多華人跟我會面時，都非常贊同“中間道路”，認為對中國有益，非常支持。但是從中國政府層面上看，至今沒有任何動靜。不過，政府和人民哪個重要？當然人民更重要。雖然在專制政權下政府很有權威，但從長遠看，還是人民更重要。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說“中間道路”時，受到中國人民，尤其是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比如劉曉波，還有現在在美國的很多民主人士見我的時候，都非常支持。更重要的是，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如作家、藝術家、教師等，很多，見我時，雖然大家的心裡都有獨立的意願，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能否取得成果時，就感到雙贏的“中間道路”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很好的解釋給漢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見到的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說要走西藏獨立道路的，雖然我們有這個權利。

在七、八、九世紀的時候，情況非常清楚，是這樣說的——“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從語言文字和習俗來看，也都是不一樣的，種族也是不同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比如中國的情況，前世達賴喇嘛從流亡地返回西藏的時候，中國的皇帝已不復存在了，中國革命剛剛開始，當時，前世達賴喇嘛說，中國如同斷了源頭的江河，但是，現在看來，並不是斷了源頭的江河。

如今，有些人說前世達賴喇嘛做了很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有點沒能力，我們必須要現實深入地思考，雖然我們有西藏獨立的權利，但是現在西藏境內的形勢非常嚴峻。我接見華人朋友時常說，印度的東南西北，都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但是因為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力和法治，以及民主自由等，所以沒有分裂的危險。同樣，藏人也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等，如果真的能把藏人看成你們所說的“兄弟民族”，去尊重和友愛，公平對待的話，我們藏人也會考慮的。我們流亡者中，有的從西藏過來幾個月後，就去了美國、歐洲，他們並不是為了學習宗教，是為了錢。所以，我們藏人也需要錢和物質。我們爭取西藏獨立，是很難實現的。另外，獲得獨立，過著貧窮的生活，還不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使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

據說當今的中國，信仰佛教的人達四到五億。現在，達蘭薩拉平均每週都有10到20的漢人來自中國大陸，他們見到我時，有的流著眼淚說：“請不要忘了中國的佛教徒”。同樣，一些重要的法會上，因為有漢語翻譯，像去年在菩提伽耶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就從中國大陸來了有數千華人信徒。過去，西藏的宗教文化，吸引了中國的很多皇帝，乃之成為佛教徒。未來，也會有很多中國人關注佛教，特別將有很多漢人喜愛藏傳佛教。

經濟方面，中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我們應得益於此，在我們的宗教和文化方面，如果藏人自己能夠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也可以幫助中國的數億佛教徒，這樣，不僅對佛教有利，也對個人有利，是雙利。這樣的情況下，你們必須知道，中間道路，在本質上取得了成果，

現在，有人說，與中國政府的接觸沒有取得任何成果，這是一面之詞。從民眾的層面來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我們以“中間道路”為原則，中國政府方面能夠開放一點點的話，就很容易交流，而說獨立的話，就等於自己關上了門。對這些問題，你們要慎重考慮，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你們都有責任。

雖然我已經完全退休了，但是，我是一個藏人，其中的安多哇（笑），之前，沒有隸屬於甘丹頗章政權（笑），但是，最主要是境內、外廣大人民信任我，所以我有責任。因此，今天向聚集在這裡的人民，介紹一下西藏的基本狀況，請你們記住這些。

總之，會發生變化，六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三四十年前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如今的中國內地，已有適當的言論自由，藏人到了中國內地後，感到有了不少的自由，但是，回到藏區，特別是拉薩，就有非常嚴厲的管制，這是有人說的。所以，中國在變化。西藏的情況，如今是漢人感到羞恥，藏人感到痛苦，對雙方來說，都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理性思考，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在走互利的中間道路，我相信在未來，會取得成果的，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知道了嗎？你們要記住這點，紮西得勒！

翻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組（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審閱）

## 美國會就西藏問題舉行聽證會

6月5日，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就當前的西藏危機舉行聽證會，並呼籲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中國主席習近平，要密切關注日益惡化的西藏問題。本次西藏問題聽證會由美國共和黨籍的法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議員以及民主黨籍的詹姆士·麥戈文議員（James McGovern）聯合主持舉辦。美國負責公民安全、民主以及人權事務的副國務卿辦公室高級顧問夏洛特·奧爾德姆·摩爾在聽證會上表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們也再三強調，藏人只要求西藏要自治權。但是中國當局偏偏醜化達賴喇嘛的形象，並對達賴喇嘛說成是自2009年以來超過一百多藏人自焚的幕後人。出席聽證會的還有美國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蘇·理查森、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特別項目副總裁布瓊次仁，以及藏人博客作者次仁傑。次仁傑的侄子、22歲的次仁紮西是2013年第一個自焚的藏人。在次仁傑作證的過程中，會場上還播放了次仁紮西在西藏拉卜楞阿木去乎地區自焚的錄像。

在聽證會上，法蘭克·沃爾夫議員以及詹姆士·麥戈文議員都呼籲，沃爾夫議員還表示，美國總統奧巴馬應該委任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出任處理西藏問題的美國特使，以改善迫在眉睫的西藏問題。



# 為什麼中間道路？為什麼非暴力？

胡平

今年4月14日，正在瑞士訪問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接見居住在瑞士的藏人時，向藏人再次講述了中間道路和非暴力原則。

達賴喇嘛說，要解決西藏問題，遲早要和中國政府對話，除此沒有其他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提西藏獨立，是無法對話的，只能走向對抗，這樣不好，沒有希望。如果西藏能獲得名符其實的自治，對中國政府有利，對藏人也有利。

在我看來，中間道路具有兩大優點：第一，它在道義上是正確的，因為中間道路保障了藏人的基本權益，而且是互利的，對藏人和對中國都有利。第二，中間道路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是務實的。

這第二點也很重要。一方面，只考慮現實而放棄理想，屈服於眼下的現實而放棄基本權益的爭取，無疑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只是高調地談理想而不顧及現實，不考慮現實的可能性與操作層面上的可行性，也是不正確的。

前年（2011年）3月，我和蘇曉康觀訪達蘭薩拉，恰好《星島日報》北美版總編王寧先生也在達蘭薩拉觀訪。回到美國後，王寧先生在《星島日報》上發表了一組相關報導，其中有一篇是他對達賴喇嘛的專訪。

專訪中，達賴喇嘛對為何藏人無法用暴力達到自己目的做了實際分析。

他說，有次他會見一個激進藏人，對他說，現在我們假設決定用武力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那我們首先要有槍，還要有彈藥，幾支槍是不夠的，要幾千支，但誰會賣給我們呢？印度？美國？好像沒有人會賣軍火給我們；那時候從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那也許會買到前蘇聯的軍火。槍的來源有了，但錢從哪裡來呢？上述那些國家不會給的。就算有了錢也買好了槍，但如何運進中國呢？通過哪個國家邊境運進去呢？沒有國家會同意的。過去CIA幫我們空投過，但那是過去了，現在決不會了。所以說，用武力是無法解決我們問題的。

達賴喇嘛還指出，有不少歐美人士明白無誤地對他說過，如果藏人用暴力來解決問題，他們就不會再支持藏人了。

達賴喇嘛在專訪中談到，海外藏人中有些人，身不在其位時，往往對執政當局批評得很厲害，但讓他們自己去做那些工作時，他們才發現事情不像他們置身在外時那麼簡單。

前年3月，我和蘇曉康觀訪達蘭薩拉，和即將卸任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會談，也談到中間道路的

問題。我們問，隨著達賴喇嘛的退休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改選，藏人會不會改變中間道路呢？

桑東仁波切明確回答：不會。桑東仁波切說，大多數藏人是支持中間道路的，這次三位競選首席部長的候選人都主張中間道路，因此，不論誰當選，都會繼續中間道路。

我提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務實的，可行的；如果改成要求獨立，那很可能會導致藏人在國際上活動空間的萎縮。現在，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和美國總統見面，訪問德國，和德國總理見面。中共當局抗議，指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府首腦理直氣壯地反駁，說達賴喇嘛不是分裂分子，達賴喇嘛是主張真正自治；他們還可以反過來呼籲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話，認真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藏人放棄中間道路了，改成主張獨立了，而西方各國政府都是承認北京政府的，都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那麼他們還方便和達賴喇嘛會見嗎？

桑東仁波切表示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說流亡藏人對中間道路有深入的討論和共識。

也許有人會說，中間道路和非暴力確實很好，但問題是行得通嗎？面對冥頑不靈的中共當局，中間道路有實現的可能嗎？

對於這樣的問題，達賴喇嘛早就講過，他不是寄希望於中共當局，而是寄希望於中國人民。在今年3月29日於西孟加拉邦弘法時，達賴喇嘛再次重申了他的這一觀點。

達賴喇嘛說：儘管到目前為止，對於中間道路，中國政府方面還沒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應，但是，政府和人民哪個重要？當然人民更重要。雖然在專制政權下政府很有權威，但從長遠看，還是人民更重要。

達賴喇嘛告訴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在2008年之後，我見了很多華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和學生數千人。他們之中，有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留學的人，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組織了一些專門的會議，在向他們介紹中間道路的時候，都非常歡迎。總之，支持中間道路的華人力量很大。

達賴喇嘛說，當今中國有著巨大的變化，國內敢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多，漢人間支持“中間道路”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這一互利雙贏的解決西藏問題方案終將取得成果。

我想，達賴喇嘛對中間道路和非暴力的闡述，不僅對藏人的事業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們漢人爭取自由民主也深有啟發。

# 人權觀察： 西藏新增監視與安全措施令人擔憂

（紐約，2013年3月20日）—人權觀察組織今天說，中國政府在當地已有嚴密安全措施且難以證實國家遭受暴力威脅的情況下，宣佈將在西藏自治區全面擴建一套新的安全系統，令人憂慮此一遍及全藏的侵犯性監視手段可能危害人權。西藏自治區的官員在2013年2月7日發佈的年度工作報告中，宣佈了擴建這一系統的計畫。

據官方檔說明，這種新的“網格化”（藏語：drwa ba）管理系統，目的是改進大眾獲取公共服務的管道。但這種系統同時也提高了監視和管控，尤其是針對該地區的“特殊人群”——包括出獄囚犯和曾經到過印度流亡社區的人士。網格化管理系統的擴建，加上在西藏各地設置配有高科技監視設備的600多個“便民警務站”，以及自2012年起日益活躍的“紅袖標巡邏隊”（藏語：dpung rtag dmar po）保安志願者組織，已使無孔不入的監視成為藏區生活的一部分。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中國政府當局應該撤銷這種歐威爾式（轉注：即奧威爾式的）的‘網格化管理’系統，它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政府回避不去解決人民的痛苦。它的目的顯然是用來監控人民，它壓抑了藏人的言論、信仰與結社自由權利。”長久以來，中國一直在藏區執行較其他地區更加緊縮的安全政策，此一發展以及近來不斷增加的其他安全措施，將使這種差別待遇更加擴大。

2012年1月，遵循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指示，西藏自治區政府宣佈將引進這種2007年起在北京試點的網格化管理系統，作為西藏“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2013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民族政策的最高官員俞正聲批示，此一系統應當在西藏全面落實，“形成維護穩定的天羅地網”，可見該系統是以監控為主要目的。

這種新的網格化管理系統源自於全國性的“維穩”政策，它在全中國城市和農村既有的行政體系之下，建立了一層新的組織介面。據一位中國學者指出，建構網格化管理系統的目的是確保“前置性地採集有關個人、事件和事物的資訊，以便建立城鎮部件與事件的資料庫…相關部門和工作單位可以藉此及時提早發現問題。”

西藏當地藏文媒體的報導，除了提到這些辦公室的安全管理功能外，也強調網格工作人員提供社會服務的角色，例如提供就業機會、醫療保健、協助民工和居民的子女就學等等，勉勵他們“為群眾參與社會管理創造條件，切實形成社會管理人人參與、和諧社會人人共用的良好局面。”

網格工作人員大多是平民而非政府官員，通常每個工作站至少有一名黨員，負責執行監控工作。在藏區加入黨員必須宣示反對西藏提高自治、反對獨立和反對達賴喇嘛等政治立場，因此令人懷疑他們在執行監控、搜查或拘捕時，是基於政治標準而非違法行為。

城鎮中的每個“街道”或“社區”都被劃分成三個以上的網格單位。西藏首府拉薩在2012年4月成立了至少8個試點單位，到9月份宣佈已經“獲致初步成果”。10月9日，自治區黨委書記表示，由於“拉薩的實踐充分證明，推行網格化管理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有效載體”，應當將這套系統普及到西藏全區所有的“城鎮、農村、寺廟”。

政府出臺的“維穩”批示要求加強監控“特殊人群”。根據2012年7月張貼在拉薩的一份告示，這些人包括出獄囚犯、不住在寺院的僧尼、被驅逐離開寺院的前僧尼、從印度流亡社區返回的藏人、和曾經參加示威的人員。

各地的網格管理工作站和“紅袖標巡邏隊”關係密切，後者通常也都有當地中共黨員參與。這些巡邏隊遍佈全國各地，在特殊敏感期間負責維護交通秩序和低層次的街道管理，不過，據來自拉薩的藏人告訴人權觀察，從2012年5月以後，藏區的這些巡邏隊介入了更具侵入性的行動，包括到家戶搜查有關達賴喇嘛或其他被認為與政治異見相關的材料。

按照中國法律，非由員警依法定程式執行的入戶搜索是不合法的；擴張執行這種監控的授權範圍，大大提高了人民隱私遭受侵犯，或因模糊、不確定原因而被剝奪自由的風險。

人權觀察已經收到四件報告，詳述拉薩基層網格站附屬的紅袖標巡邏隊闖入家戶，搜查達賴喇嘛的照片。其中一例，發生在2012年9月，一位名叫秋鍾（Choedron）年約65歲的藏族婦女，家住拉薩老城區吉日街道（Kyire），因為和紅袖標巡邏隊員理論，不讓他們搜查家中的佛堂，而被短暫拘留。她26歲的兒子羅桑多吉（Lobsang Dorje）經營一家販售手機及電子產品的店鋪，為了抗議母親被拘留，遭到拘捕、毒打、罰款，並被強逼簽署悔過書。另外一例，同樣在拉薩老城區，一群紅袖標巡邏隊志願者闖進一位藏族老婦人的公寓房間，搜查違禁物品。其餘兩例也都是便衣安全人員在志願者協助下，侵入拉薩家戶搜查達賴喇嘛的相片。

此外，到2012年7月為止，藏區各城鎮已經以街道為單位設立676個的永久性“便民警務站”。這些站點配有電腦和攝像設備，可以對路過民眾“逐一”進行電腦查核。駐站的警員奉命24小時輪班值勤。

還有其他管制措施被引進藏區。人權觀察已接獲許多一手報告，在拉薩一些被視為“敏感”的區域，藏族人必須經過搜身和X光掃描才能進入。2012年，西藏當局在拉薩成立“西藏自治區維穩指揮部”，並在各級政府成立“維穩工作組”，負責監視網路和電話通訊。

各種維穩團隊和新成立的街道警務站對所有進入市區或轄區車輛一律進行記錄。據官方媒體報導，在某些區域，官員要求警務站必須記錄“離開當地的人員”，而且要個別逐一登記；官員並要求某些崗哨對“流動人員”做到“底數清、情況

明”，並嚴格記錄“每一輛車、每一個人”。8月，可能為了遏制自焚事件，當局宣佈不論為交通工具或其他目的購買汽油都必須登記真實姓名（轉注：即“加油實名制”）。

全中國的標準員警執勤程式都是由制服警員巡邏市區街道，但從2008年以後，拉薩的藏人居住區每個角落都由武裝的民防單位和員警共同全天站崗執勤。官方媒體12月21日刊載的一則文章中，有紅袖標巡邏隊在拉薩郊區執勤的照片。這種巡邏是從2012年5月開始的，目的是在十八大前維護治安，而十八大已在11月中結束。此後，藏區領導說要將這種安全勤務延長到2013年。

“中國政府努力對每一條街道實施嚴格監視的做法，並不能讓西藏變得更安全，”理查森說。“提高監控只是在一個早已緊張的地區施加更大的壓力，而藏民族還在等待中國人關注他們人權飽受侵犯的事實。”

## 背景

在西藏自治區和青海、四川、甘肅與雲南境內各藏族自治區域，自從2008年全藏人民抗議遭嚴酷鎮壓後形成的緊張情勢迄無緩和跡象。中國安全部隊大量進駐，藏區對外交通和旅遊受到嚴格限制，尤其針對外國記者與遊客。被懷疑不滿國家政治、宗教、文化或經濟政策的藏人，動輒受到“分離主義”的指控。

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法是重新安置近八成的自治區人口，要求大部分牧民遷入定居點。2012年，政府還在西藏幾乎所有寺院派駐官員，以便直接監控。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政府願意滿足西藏人民對於更高度自治的渴望，即使是在中國現行的少數民族自治法規範圍內。自從2009年2月27日外界獲知首位藏人自焚以來，已有109位藏人自焚，僅在2012年就有82人。其中至少89位自焚者喪生。

## 網格化管理系統

網格化管理系統源自全國性的“維穩”工作，以防範民眾示威和騷亂為目的，自2007年以後逐漸達到高峰。過去兩年來，維穩工作全面向基層延伸，要求官員早期發現並預防潛在的動亂，以便如官方所說的“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抓早、抓小、抓快、抓好”。

網格化管理，做為政府兼顧“社會管理”與“維護穩定”總體目標的一部分，經常在媒體上表述為向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2011年2月，新華社報導“全國各地正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利用網格化管理提升社會管理的服務水準。以屬地管理（residence management）為核心，有助提高管理效率。”

2007年由北京首先實施的網格化管理體系，在中國由中央、省、縣到鄉鎮的正式行政體系之下，又增加了另一個層級。在中國，城鎮被劃分為若干次級區域（sub-districts），過去稱做“街道辦事處”（藏語：khrom gzhung don gchod khang），鄉鎮一級的行政由政府官員擔任。次級區域下再劃分為“鄰里”（neighborhoods），自1999年起改稱“社區”（藏語：sde khul），由半官方的“群眾組織”即“居民委員會”負責管理。

新的網格化系統即是把鄰里和居委會再細分為更小的單位，每個單位由五位元行政和治安人員組成。在中國某些城市，新的網格單位精細到僅涵蓋5到10戶人家，每個單位設有一名“網格長”和分擔集體責任的相關部門代表。

根據中國學者研究，網格化管理的目的是強化政府各種民政部門之間的協調，使其能由較居民委員會更基層的鄰里和社區中直接獲取有關居民的資訊。“網格化管理”特別著重在資訊採集，將各種不同來源的資訊整合到單一便於取用的資料系統，以供政府運用。

2012年1月，西藏自治區政府，依據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指示，宣佈將在西藏所有城鎮建立網格化管理體系列為重點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將安全維護工作向基層延伸，以便與“達賴集團”進行鬥爭。網格化管理被列為西藏必須達成的“十個方面的維穩措施”之中的第三項。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指示西藏黨政官員，“要以…維穩處突為首要職能，推行城市網格化管理。重點在…真正在全區域鎮落實網格化管理，布下維護穩定的天羅地網。”

藏區的“‘網格化’社會管理”正在逐步推進。2012年4月，西藏自治區首先在拉薩市城關區設立8個網格單位。9月18日，拉薩市城關區委書記宣佈“試點工作”已“全面鋪開”，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包括“近萬條基礎資料整合入庫及數百條民情日誌資訊的採集”。到10月以前，拉薩至少又增設了三個網格單位。10月間的領導人講話指出，網格系統將普及到拉薩城關區轄下8個街道、4個鄉的51個村／社區，進而推廣到整個自治區。

在村／社區的網格站，大部分工作人員並非政府公務員，而是一般市民，而且，至少在西藏，大部分是中共黨員。拉薩的網格站採用“1+5+X”的人員配置方式，即每一單位至少配置5名網格員，由一位黨書記（網格格長）領導，並與軍、警及其他黨政機構互相聯繫。設立網格站的目的是做為整合黨政與民間組織的“常設平臺”，以便提供“一個群眾預警和監控網路，為街道與社區居民創造穩定單位和和諧環境”；每個網格單位必須協同“基層幹部、派出所、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人員、公安幹警、並在重要節日全天24小時執行巡邏。”

以拉薩八廓（藏語：Barkor）街道為例，其轄區內的魯固（藏語：Lubu）社區被劃分為5個網格單位，每一網格有7名工作人員——一名管理員、一名黨支部書記及助理、另外四人分別負責調解、民警工作、宗教事務管理和網格督導。熱木其社區（藏語：Ra mo che）和白林社區（藏語：Dpal gling）則劃分成3個“網格單位”。白林社區的第2網格涵蓋拉薩城關區約20個住宅社區，配有10名工作人員，全部是藏族。其中2人是領導，1人負責安全（藏語：bde srung），2人負責警務，1人負責宗教事務，1人監督“流動人口”，其他3人分別負責管理網格、監理市場攤位、和調解糾紛。

網格站的首要工作，根據一份至少從2012年7月起就在拉薩白林街道貼出的公告，是要建立“網格基礎資訊”。根據這份公告，網格站必須清點網格內的人員和家戶數目、老人和殘疾人等需要社會服務的人數、以及“特殊人群”的人數。所謂“特殊人群”包括：刑滿解教人員、“流動僧尼”、吸毒者、“回



流人員”（指由印度流亡社區返回的藏人）、“3.14事件後的列管人員”（指2008年在拉薩的大規模抗議）、“寺院清退人員”、法輪功學員、及“其他需特殊關注者”。這些“特殊人群”儼然是西藏自治區的“重點部位”或“重點人”，在官方檔中，對這些人的管控被視為藏區維穩工作的頭等大事或首要任務，僅次於在村莊和寺院中建立幹部隊伍。由此可見，資訊採集和監控是網格單位的主要功能。

2012年全藏區新成立的676個便民警務站，也是維穩工作的一環，在由胡錦濤本人下達的高層文件中，被列為網格化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警務站有助於促進安全部門和准官方的網格單位之間的資訊分享與任務協作。在此之前，員警執勤的最低層級是與街道或鄉鎮同級的派出所，新的警務站則延伸到村級或更小單位。

西藏官方高度讚揚這些警務站，藉由與基層社區的接近性，促進“便民利民零距離的目標全面推進，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不和諧因素。”官員還說它們“構成網格化節點，為實現網格化的管理提供平臺”，而且有助“實現全區域網格化管理全覆蓋”。因此，這個新的體系結合了制服警員和非制服人員，首次在網格層級建立了常設辦事機構。

## 維穩

藏區維護治安的基本政策，被列為自治區“維護社會穩定”的“六個關鍵任務”，即：在每個寺院、每個村組建維穩工作隊；管控“重點地區”、“重點部位”或“重點人群”；管理“流動人口”和街頭群聚；建構基層街道警務站，“確保城鄉網格化管理全覆蓋”，以及抓“突發事件”；充分管控新興通訊科技，增進預防和預警能力；強化應急機制，確保遇突發事件能快速應對。

某些官方報告提出8個或10個方面的“關鍵環節”，其他報告甚至還舉出更多的措施。其中包括通過“對網路、手機等新興媒體的管理”以便“科學地引導輿論”，顯然涉及雇用人員監控網路討論和發表支援政府的言論。其次是對師生進行政治教育以維護校園穩定。其三是嚴格管理旅遊景區景點（可能為了防範外籍人士的政治性示威），還有要求加強自來水和燃油、燃氣設施的安全管控，可能是擔心遭到破壞。

西藏政府官員在10月間收到上級指示，強調維穩的基本政策是要“做到早發現、早處置，切實把各種不安全、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此次提出的“關鍵環節”包括“進一步強化資訊情報工作，切實做到耳聰目明、掌握主動。”此後維穩工作的重點即為加強資訊搜集和監控，自治區官員被要求嚴格管理固定電話、手機、網路和微博，禁止任何匿名用途。

西藏各級政府成立的“維穩工作組”，在11月的十八大召開前五個月，必須24小時值班，停止一切休假、出差、出國和外出學習。此後在2012年3.14周年前的幾個月，以及5月起長達一個月的薩嘎達瓦節（Sagadawa Festival）期間，西藏官員也都接到類似的指示。薩嘎達瓦節被視為高度敏感，是因為1991年曾有一群比丘尼利用該節日進行示威。因此，西藏官員在2012年之中，有11個月都奉命提高警戒。

## 擴增黨在西藏的人員與涵蓋面

西藏自治區當局在組建新的基層行政單位時，很難找到足夠的工作人員。官員和幹部大多不願到鄉村或基層去擔任卑微職務，於是當局轉而從基層黨員和非公務員的一般民眾當中征才。結果，在建構網格化管理體系的同時，黨員人數也大幅增加。

根據官方統計，在2006到2012年之間，西藏自治區黨員人數增長46.5%，而全國黨員人數僅增長14.6%，前者的增幅達到後者的三倍。在同一時期，西藏自治區黨員擔任鄉鎮層級官員的人數也增加了59%。

目前西藏總共約有23萬名黨員，約80%是藏族，其中將近一半來自鄉村地區。截至2012年底，自治區黨員占人口比例為7.67%，高於全國的6.23%。在同一時期，縣級以下黨的書記和幹部增加了46,000人或58.75%；鄉鎮層級現有基層黨務幹部79,000人。

在此同時，西藏自治區當局擴建地方層級的黨組織，並賦予管理當地居民的權能，達到後毛澤東時代公安或政府機關從未全面企及的程度。2006年以來，西藏新成立地方層級黨組織12,800個，此外，派駐到西藏每一間寺院的幹部在去年內建立了約1,500個黨組。

黨的領導幹部一向憂慮基層領導班子的能力不足，可能因為過去村級黨員一般只有初級教育程度，而且充斥老齡退休人員。因此，西藏自治區又開展另外一項工作，即自年輕企業家、大學畢業生和軍轉人員中甄補人才，擔任基層黨組織的書記或幹部。選拔的標準是企業經營能力和“維護社會穩定與促進經濟發展的實績”。

但黨的領導幹部在為這些職務甄選人才時，還被要求“必須培養、選拔和運用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優秀幹部，以及長期在藏區工作的優秀漢族幹部，必須選擇在政治上可靠、堅持民族團結、堅決反對分裂、敢於和達賴集團鬥爭的人員。”根據對藏區下達的命令，凡是親戚中有坐牢記錄者、本人曾到印度向達賴喇嘛學習佛法者和允許子女前往印度流亡社區求學者，一律不得擔任基層黨員幹部。

中共最近共發出3千萬元（約合483萬美元）獎金給大約2,900名西藏自治區黨員，獎勵“在反對分裂、維護穩定中表現突出的黨員和（經濟）困難黨員”。

到8月為止，拉薩城關區新成立39個社區黨支部，以輔助原有各個“居民委員會”下管理街道或社區的黨組或黨委。截至同一時間，拉薩城關區總共2,341名黨員中，有679名屬於街道或社區黨員，並從中選派符合資格的年輕人到街道社區任職，輔助由上級下派到街道社區工作的65名黨員幹部或機關職工，以強化“反分裂鬥爭前沿”。為了在這些黨支部之下新建網格管理單位，還需要更多人員投入。

西藏基層黨員和在基層單位工作的黨職人員的增加，以及他們在平行的志願性安全巡邏隊中擔任的角色，將大幅提升黨和政府掌握個人資訊的能力。這些數字意味著，在社會最基層的社會管理工作，尤其是安全和監控，將主要由一般市民或黨員來執行，而不是由依據國際人權標準負有公正執法義務的公務

員或制服警員來擔當。這種情況將隨著網格化管理體系推廣到整個藏區。

## 紅袖標巡邏隊

名為“紅袖標”（藏語：dpung rtag dmar po）的半官方、非制服團體在中國隨處可見。2012年“十八大”開會前，北京市部署了140萬“社會治安志願者”，擔任巡邏和其他安全維護工作。但中國其他地區的社會治安志願者通常只負責在街頭和公共場所執行監視，沒有入戶搜索的許可權。

2012年，西藏各地不分城鄉都成立了紅袖標巡邏隊，據信是後毛澤東時代首度在藏區成立這種組織。2012年5月4日，作為十八大籌備工作的一部分，首次被媒體披露。

這些組織的部署，反映中國政府加強重視基層的安全工作、資訊採集和機構間的協調。這些巡邏隊納入了當地的街道社區黨委、網格管理員、新進黨員、退休幹部和 2011年由上級下派的“工作隊”（藏語：las don ru khag）幹部，以強化地方的安全措施。2012年12月刊登在官方媒體《西藏日報》的一幀照片題為“通嘎村無職黨員一群眾的‘主心骨’”，顯示政治忠貞者在巡邏工作中扮演主要角色。

西藏官方媒體經常引述藏區領導的批示，強調以“突擊檢查”方式進行督查和搜索的重要，但實際上通常是到基層維穩單位去查勘，確保工作人員沒有偷懶怠職。然而，有些指示要求維穩人員“通過挨家挨戶的訪問，徹底摸清家家戶戶的基本情況，強化維穩工作的群眾基礎。”另有些指示則命令他們“加強對單位辦公樓和院內的巡邏檢查工作，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強對所在轄區內人口密集場所、沿街商品房的巡查力度。”

2012年3月，拉薩附近的達孜縣公安局宣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一查五找”，所謂“五找”是指“找漏洞、找縫隙、找隱患、找空白、找盲點”。10月17日，西藏自治區維穩指揮官郝鵬指示黨政官員“從根本上消除安全隱患〔及〕強化排查整治措施”。

紅袖標巡邏隊的排查工作通常不以安全勤務的形式出現，而是配合黨的宣傳工作，以教育宣導的名義進行家戶訪問。8月1日，拉薩資深黨幹部沈鵬裏通過媒體表示，藉著“深入開展‘走千戶、訪千人’活動”，促進了“創新社會管理”的工作，並且通過網格化管理系統，“擴大了黨組織的影響力”。由這則報導可以看出，當局將透過長期的努力，在西藏甄選更多黨員和一般市民加入巡邏隊及其他形式的基層安全監控工作。

2012年，中國政府以制服警員和志願者在西藏進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根據當地媒體報導，在這一年的4月到8月中之間，政府以打擊整治的名義沒收了8萬餘件“非法出版物”。報導中並未說明被沒收物品的內容，但由過去案例可知，“非法出版物”很可能是指達賴喇嘛的照片或音像製品，以及其他流亡組織的出版物。

【本文轉自人權觀察。中國數字時代也有鏈結。】

## 司政洛桑森格在法參議院演講

藏人行政中央官網

正在歐洲各國參訪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週三（4月17日）受到法國參議院的高規格接待，並在國會參議院發表了有關當前西藏嚴重緊張局勢的詳細情況。

在參議院，司政洛桑森格受到法國國會參議員聲援西藏組織主席(Mr. Jean-François Humbert) 弗朗索瓦·亨伯特的熱情歡迎，並表示，司政洛桑森格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西藏政治領導人，他能夠代表所有西藏人民，因此，很高興有機會邀請他參訪參議院。他還介紹說，不僅在法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聲援西藏組織(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通過了決議案，而且在(European Committee.)歐盟會議上也成功地通過一項支持西藏的決議案。

司政洛桑森格在演講時首先對法國參議院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他的參訪，也感謝法國國會聲援西藏組織一直非常重視自由、人權、平等、友愛、民主、信仰等為基本，堅定地對陷入困境的西藏伸出援手表達了感謝。並說，藏人行政中央（CTA）在過去十幾年也是在民主、自由、非暴力的基礎上爭取解決西藏問題。因此，我們沒有辜負自由世界，包括法國、支持西藏的正義事業者的期望。

司政還著重強調兩點：首先，司政呼籲境內藏人，不要繼續採取慘烈的自焚方式。同時他也表示堅決支持，所有自焚者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提出的訴求，即「西藏要自由」、「讓達賴喇嘛尊者回家」等意願。其次，他還重申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場說，我們始終堅定地選擇「中間道路」的互惠互利方式尋求解決西藏問題，我不追尋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但是我們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真正的藏人自治。司政還對參議員們提出的許多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解答。

當晚參議院還設宴招待司政洛桑森格，以及駐歐前達賴喇嘛尊者特使格桑堅贊先生等西藏嘉賓。

## 駐台官員向在台陸生介紹西藏問題

VOT4月10日報導，藏人行政中央駐台辦事處官員，近日向數名在台學習的大陸學生介紹了西藏問題真相和達賴喇嘛尊者宣導的中間道路立場，對方也表示希望能繼續互相交流。

3月31日，藏人行政中央駐台辦事處代表達瓦才仁和秘書長索朗多傑等，受邀在臺北一家藏餐廳中，向包括大陸學生在內40多名臺灣各大學在校生，就西藏問題進行了介紹，並回答了與會者提出的各種問題。達瓦才仁在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介紹說，（錄音）在會議中，當然大家也有一些比較尖銳的，互相之間的提問，但是更多的是，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大陸學生，對西藏議題還是比較關心，特別是他們想都沒有想到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和尋求自治的理念是這麼寬容的一個政策，對他們的觸動非常大。藏人行政中央駐台辦事處代表達瓦採訪還表示，大陸學生們獲得了和以前在國內官媒上完全不同的資訊，所以表示願意進行更多此類的接觸。

# 雪山礦難：採礦給西藏帶去了什麼

週六，救援人員趕往災難現場，以便在泥石流中開展搜救工作。週五，西藏甲瑪山谷的一處金礦發生山體滑坡，83人被埋。

北京——遺體一具接一具地被抬出來。截至週二，救援人員已從積雪覆蓋的泥石流堆裏搬出了59名礦工的遺體。他們預計還會找到更多遺體。

這些礦工去了位於世界屋脊的一個山谷工作，這裡曾在去年被一家官方通訊社稱為「礦業奇蹟」。而如今，這個位於西藏東部的地方發生了中國近來最嚴重的礦難之一。上週五，大量山石和泥土沿著甲瑪山谷(Gyama Valley)的兩側沖了下來，席捲了一個礦工營地，83人被埋。其中許多人至今仍然不見蹤影，據推測已遇難。

多名礦工遇難使人們把目光投向了甲瑪礦區，這是西藏最大也最具爭議性的礦區之一。中央政府把它譽為首屈一指的工程，許多藏人卻對這裡的銅、鉬和金開採作業非常憎恨，因為他們對甲瑪及其他礦區在青藏高原上造成的環境退化很憤怒。

「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曾撰文記述甲瑪礦區的藏族社會批評人士唯色(Woeser)說。「在當地人看來，這清楚有力地表明瞭這裡的採礦業發展到了多麼瘋狂的地步。」

官方新聞報道尚未解釋造成滑坡的直接原因。西藏地區宣傳部門週三發佈聲明，說天氣原因誘發了山體滑坡。新聞報道稱，塌方體長近2英里（約合3公里），塌方量為200萬立方米。

青藏高原的礦業對共產黨保持全國經濟增長的計劃至關重要。該地區擁有豐富的金屬及其他礦藏，包括銅、金和用於製造電子設備電池的鋰，近年來，這裡的採礦業大幅擴張。西藏採礦業的迅猛發展部分受益於2006年開通的從青海省到西藏首府拉薩的鐵路線，甚至吸引了一些西方公司的投資。

對中國領導人而言，西藏的採礦業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議題。據跟蹤中國新聞媒體的「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稱，當開始出現有關甲瑪礦難的消息時，宣傳官員命令中國新聞機構不要派記者前往出事地點，只發表來自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或是權威政府部門的報道。「中國數字時代」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長期以來，中國一直禁止外國記者獨自進入西藏中部地區。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亞洲問題研究員林偉(Nicholas Bequelin)表示，採礦「現在是漢藏關係的引爆點之一」，因為它褻瀆了「山脈和聖山在藏人世界觀中所處的地位」。

甲瑪山谷是一處聖地。西元7世紀，第一位藏王松贊幹布(Songtsen Gampo)誕生於此。許多知名僧侶都來自甲瑪，傳統上朝聖者也會湧入甲瑪地區，朝拜那裡神聖的山脈、洞穴、廟宇和岩畫。而如今，因為採礦，許多朝拜活動都被停止了。

「藏人受到了傷害，這是對他們心靈的巨大打擊，」唯色說。「他們的精神寄託被奪走了。」

緊張的民族關係加劇了藏人對採礦的憤怒。西藏的大部分礦區都屬總部位於中國東部地區的大型國有企業所有，這些企業通常會將漢族管理人員和工人帶去西藏，而將藏人拒之門外。據官方新聞媒體報道稱，上週甲瑪塌方導致83名礦工被埋，其中只有兩名藏族人。

不過，問題的主導因素還是對環境的擔憂。科學家已詳細記錄了甲瑪礦區的瘋狂採掘所導致的重大問題。甲瑪礦區屬中國黃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所有，這家公司總部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的溫哥華，是國有企業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的下屬單位。

2010年，《總體環境科學》雜誌(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發表的一篇文章討論了採礦活動對甲瑪山谷地表水的影響，包括對一些溪流的影响，這些溪流是拉薩河的水源。研究人員發現，在山谷中上段的地表水和河床中，六種金屬濃度升高。文章摘要稱，金屬濃度升高「對當地環境構成了相當大的風險」；同時，大量重金屬也對「下游用水者構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

在甲瑪地區開礦導致牧民背井離鄉，他們曾在山谷裏自由來往，在那裡放牧。儘管強制性安置牧民引發了普遍不滿，但在西藏的許多地方，這仍然是共產黨官員多年來一直推行的政策。

唯色曾在2010年寫道，因為甲瑪礦區的原因，100戶遊牧家庭被迫搬遷。一些當地人被趕進了政府修建的一處村落。

林偉說，「他們不高興，因為當局把重新安置作為一種法定義務強加給了他們。」

西藏自治區宣傳部週三對本報的傳真採訪做出了答覆，稱西藏的「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當地政府「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格外注意環境保護」。宣傳部還說，環保措施包括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與安全評估，執行環保法律。中國黃金集團總部對本文未予置評。

幾十年來，甲瑪山谷一直有一些小規模開礦作業，時或招致擔心環境的當地人起而抗議。2006年前後，政府禁止了私人開礦，引入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開採。中國黃金國際資源公司取得了開採權。其子公司西藏華泰龍礦業開發公司於2008年開始建設，2010年開始運營。

去年8月，新華社刊發了題為「礦業奇蹟」的報道，其中寫道，「當地面貌煥然一新，綠樹成蔭，綠草豐茂，有了新建的公路及基礎設施，還有更為環保的採礦設施，當地人民過上了更好的生活。」

該報道稱，三年裏，華泰龍勘探到了500萬噸銅，53萬噸鉬，135噸黃金，還有其他金屬。上週六，新華社報道稱，該礦的初期總投資近5.6億美元。

當地人對新礦的抗議已經持續了至少四年。據人權觀察組織一名研究員及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稱，去年八月，約1000名藏族人發起抗議，導致一名男子被官方安保人員槍殺。

林偉說，「在好幾起事件中，人們都採取了相當激進的立場。」

唯色稱，2009年，由於乾旱，礦業公司使用了村民的水，此舉引起當地人的抗議，員警也拘捕了許多村民。第二年，藏人及藏人支持者還在該公司的溫哥華總部門外舉行了多次集會。

加拿大的藏族環境學者紮西次仁(Tashi Tsering)一直在使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關注甲瑪地貌的改變。他貼在自己博客「青藏高原」(Tibetan Plateau)上的圖片顯示了一些大型露天礦場，一座位於兩條主要河流交匯處的加工廠，還有土路交錯的山坡。他寫道，「中國現在想要貪婪地榨取西藏及新疆等地的資源，以滿足迅猛增長的國內需求。中國需要打造一個自給自足的資源基地，而西藏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Patrick Zuo和Amy Qin對本文有研究貢獻/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 唯色評說西藏

### 昌都：五星紅旗插滿寺院與鄉村

西藏自治區1700多座寺院，每座寺院都有駐寺工作組，聽說北京計畫安排的是3千名工作人員駐寺，但實際上有7千多名工作人員駐寺。同時，西藏自治區5400多個行政村都派了駐村工作組，西藏官員對媒體稱“有2萬多幹部駐村”，不知道這個數字中是否包括駐寺的人數。在昌都地區，駐寺工作組與駐村工作組為了貫徹落實西藏自治區的“九有”政策（即“有四位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報紙”），於2011年底，要求昌都地區近500座寺院的所有佛殿與每一間僧舍的屋頂，以及每一戶農牧民家的屋頂都要高掛五星紅旗，所有寺院的所有佛殿與每一間僧舍以及每一戶農牧民家庭都要掛中共領導人的畫像，而且必須給畫像獻哈達，如果不掛哈達就是政治問題。農牧民家庭掛五星紅旗是要收費的，每面旗幟按品質收3元或6元，舊了換新旗也要收費，不過今年沒有收費。駐寺工作組與駐村工作組還經常突訪僧舍與農家，進行檢查。

如今，走到昌都地區這些寺院與鄉村，看到的不是經幡飄飄，而是一片片猩紅色的五星紅旗。但奇怪的是，如果有北京或其他漢地的官員來視察，工作組就會要求僧人與民眾暫時取下紅旗，等視察團一走，又必須重掛。最近，四川省的文化官員參觀名寺嘎瑪寺，寺院佛殿及僧舍的紅旗便提前暫時取下。

今年三月間，駐寺工作組與駐村工作組還挨家挨戶檢查，沒收僧人與村民用車或摩托車存留的汽油、柴油。如果需要買油，必須用身份證辦理加油卡，才能去加油站加油，否則不給加油。如果是其他藏區如四川、青海的藏人來買油，絕對不給加油。

同時，還要求所有藏人在一份檔上簽名、按手印，包括小孩子。宣佈：如果家中有人自焚，那麼家中有公職的人就會被開除，家中沒有公職的人就將全家人拘捕；一個村莊有人自焚，那麼該村的低保等所有福利就會全部被取消，全村人都會被拘留；一個寺院有人自焚，寺院會被關閉，僧侶會被審查。而為自焚者舉辦法會的寺院和僧人，都會以共犯“殺人罪”來處理。

自去年起，昌都地區近500座寺院的所有僧尼被規定不准外出，只能留在本寺；若有事外出，駐寺工作組只給3天時間；15天之內，須所在鄉的鄉長和鄉書記批准；一個月之內，須所在縣的統戰部、國保隊等部門批准，而這個手續相當難辦。凡在規定期限內沒有按時返回，等於是對抗政府，將被嚴懲。據悉去年整個昌都縣沒有一位僧人能進拉薩，而今年，到目前也只有4位僧人得到進拉薩的許可證。

如果這座寺院或這個村的人，要去另一座寺院或另一個村，必須在到達後就去駐寺工作組或駐村工作組那裏

報告、登記，否則一旦被查出，不但被驅逐還要受到懲罰。

如果是其他藏區如四川、青海的藏人，要進入昌都境內至少要有6份證明，除了身份證、僧人證，還需要從村、鄉、派出所、公安局等出具的證明。

昌都縣所有道路（除了通往機場道路和旅遊線路）都設了檢查站。僅從昌都縣到面達鄉，170多公里就有3個大的檢查站和1個小檢查站。不准摩托車出入。當地村民或寺院的小車在經過其中一個名叫德當檢查站時要交費200元，這應該是該檢查站自己的規定。大車也要收費，數額尚不知。凡是藏人經過檢查站一律被搜身檢查，還要仔細檢查行李和手機，如果手機裏存有尊者達賴喇嘛照片或“禁歌”，會被當場拘留。 2013年6月2日

### “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的意思是什麼？

香港《亞洲週刊》（第27卷22期）發表的“專訪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啟談判解決涉藏問題”（作者紀碩鳴），是一篇值得細讀的文章。其中，中央黨校教授的這句話是點睛之語：“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另外，還講了一句洩露天機的話：“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籤’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雙胞班禪’的尷尬應當盡力避免。”這位中央黨校教授太不小心了，怎麼能把土共主持“金瓶掣籤”欽定“假班禪”的秘密給洩露了呢？這位建議“中國共產黨必須高度自信”的中央黨校教授，對藏人自焚的定性很冷酷：“自焚一直持續並加速發展，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癡症’，成了傳染病，成為一場運動。”

她的最後一段話則有一石數鳥的打算：“涉藏問題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問題是，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中央黨校教授建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將來可以考慮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同時，6月3日，西藏之聲報導“港團體邀達賴喇嘛訪問香港主持宗教活動”，稱“香港藏漢友好協會近日表示，已經就邀請達賴喇嘛訪問香港，主持‘世界和平，四海和諧’的宗教活動，而向香港入境處遞交了申請。”

怎麼會這麼巧合？！太不尋常了！難道真的在下什麼套嗎？這個“港團體”什麼背景？

據報導，邀請尊者訪問香港的是“香港藏漢友好協會”創辦人某某。推特上，有香港網友說這個人“傳說是個騙子，有人說他有親中共背景。前天已有朋友來問此人背景，還說他明天要開記者會。”

雖然騙子與親中共的背景倒是很貼切。但問題是，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去邀請尊者達賴喇嘛赴香港呢？這豈不是太險惡了？

而這“藏漢友好協會”，很像全世界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背景複雜，諜影幢幢。

而其創辦人某某，據推特上網友提供的消息，2009年時是一個叫做“捍衛人格尊嚴協會”的召集人，那時因為做過搞亂香港七一大遊行的事，曾被蘋果日報報導：“爭租維園場地 所行路線相同另類團體被質疑搞亂7.1遊行”。當時美國之音也報導了他要去維園爭搶遊行地盤的事。

而今這人又成了“香港藏漢友好協會”創辦人，於前年初還去過達蘭薩拉，見到了尊者達賴喇嘛，然後將尊者與他的合影放大，到處炫耀，最近則宣佈已邀請尊者訪問香港主持弘法活動，甚至聲稱“已取得政府的檔批准”。可是，如推特上網友所說：年前香港政府就拒絕過王丹入境，如果這次會讓達賴喇嘛尊者入境的話，那真的很奇怪。

這裏面究竟有什麼名堂？

關鍵的關鍵是，中央黨校教授很神奇啊！她的第一個建議顯然已經巧合了（尊者去不去得成香港另說，但巧合是發生了），而她的第二個建議是“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難道也會最終巧合？

怎麼感覺是某個棋局正在一步步走呢？到底要怎麼個“力爭”？中央黨校教授口中的“我們”是誰？

中共會不會在佈局？很用心的、很遠慮的，布一個很大的局呢？這裏面貌似出現了很多各種身份的人。白臉紅臉。甜言蜜語。甚至在打悲情牌。而他們用“重啟談判”做誘餌，用訪問香港弘法做誘餌，包括最近新華社報導中共投入250萬元修繕尊者達賴喇嘛故居（位於青海省海東地區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讓尊者最終承諾轉世到“國內”？——正如黨校教授所說的：“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可是，正如推特上網友分析：“只為訪港而作出代價如此高的讓步，明顯不合理。聯繫到西藏流亡政府急切想重返西藏而承諾放棄政治獨立地位及民主，訪港可能是談判中關鍵的一環。”尊者當然不可能輕易承諾，但中央黨校教授言必稱的“我們”一定是會“力爭”的，因為對於北京而言，只要達賴喇嘛在境外，無論是這一世還是下一世，那都是有著“特殊性”的“困局”，而只要“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漢語實在太豐富了。針對“年事已高”、“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的尊者，又要“力爭”，又要“化解”，這些說法都意味著什麼？

一位漢人獨立知識份子給我發來郵件，憂心忡忡地說：“亞洲週刊最近兩篇文章顯然有背景。上一篇說的是現在藏人內部的分裂，流亡政府無法穩住大局。後一篇有幾個關鍵字我並不喜歡：轉世靈童、邀請尊者去香

港訪問等。而邀請尊者赴港是吃准了尊者的的心思：他多次談到習仲勳並表示好感，對習近平寄以厚望。如果動之以辭，尊者可能會樂意前往。但考慮到班禪十世在日喀則圓寂的事情，我想起‘險地不赴’的古訓……”

是啊，險地不赴！當值有人“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之時，惟願尊者平安，尊者無恙！

2013/6/4（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

## 拉薩礦難凸顯被污染水源後患無窮

將“拉薩”與“礦難”聯繫在一起絕對是有著深遠意義的大事。當然，人命關天才是最大的事。這不僅包括所公佈的83名被活埋的工人，其中藏人2名，其餘均為漢人，還應該包括因開礦污染的水源給拉薩河下游的居民用水帶來風險，從而危及太多生命。

歷史上，拉薩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礦難的。因為歷史上，拉薩及所有的藏地極少開礦，從未有過大規模的開發。而西藏政府及各地首領並非不明所擁有的豐富礦藏。據學者夏格巴·旺秋德丹所著的鴻篇巨著《西藏政治史》在開篇介紹藏地自然環境時，就礦藏資源引述過西藏民間的說法，如礦藏是羅剎的財物，若開採礦藏激怒了羅剎，會發生乾旱、塌方、地震，會流行瘟疫，帶來饑荒和戰亂。西藏民間還認為，人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有什麼礦，但一旦開採出來，就像是盛世能喝到的茶和美酒，會變成濁世的差稅被支應得精光。

這次眾所周知的拉薩礦難，新浪微博上有很多討論，但很快就被刪除或遮罩，顯然表明新浪微博得到了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封口的指示。我的六十多條涉及在拉薩和其他藏區開礦造成環境破壞的微博均被遮罩。但在這之前，我對相關微博基儘量做了備份，在此轉載其中幾個懂行的或知情的微博：

邊坡開採過度，且邊坡地質災害監測預警沒做。

沒有強降雨 地震的誘發因素下山體滑坡而且從圖片來看應該屬於尾礦塌方。

這礦區我還去過，也有同學師弟們在這裏工作。裏面的情況我比較清楚的，從畫面上看，是尾礦塌了，說是被困，應該沒有生還的跡象了。祈福吧！中國黃金、華泰龍、西藏礦業、中凱集團、中盛礦業、華鈺礦業等西藏的大型礦業公司應該警醒了！

還有幾條微博更是令人心悸：

甲瑪礦區是不具備塌方條件，應是尾礦壩塌或礦渣塌方，是重大負傷事故。

聽一西藏電視臺員工洩密說：這不是一起自然災難，實為管理疏忽所致的人禍，電視臺都聽從上級指示來如何向外界發佈訊息。垮塌的不是自然山體，而為堆積如山的礦渣，工棚就搭建在鬆散且如殘垣斷壁、綿延數公里的礦渣附近。如此靠近，人禍。

甲瑪礦區是不具備塌方條件，應是尾礦壩塌或礦渣塌



方，是重大負傷事故。

高海拔地區環境很脆弱，在無力治理廢礦渣時應該停止開礦。

這叫山體自然滑坡？滑下來那個是山體麼？明顯是礦場礦渣好吧？

“自然塌方”是有多自然？挖空之後礦渣回填了嗎？節約成本就以犧牲人命和環境為代價。利益集團賺錢，後果當地百姓承擔。

被污染的水源。

若真是堆積如山的礦渣塌方造成礦難，這很可怕。不但說明國務院領導下的號稱要“將中國黃金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礦業公司”的央企，遠遠沒有達到“世界一流”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對含有很多化學製劑和重金屬污染物的礦渣不按回填的方式處理，而僅僅是露天堆砌，會造成重金屬污染物隨表面水（雨水等）滲入地下，蔓延四周，而這只有當地民眾承擔其後果了。

露天開採礦石；露天堆砌礦渣；結果會是什麼樣？從雪山上流經甲瑪鄉的河水叫甲瑪雄曲，原本是當地農牧民唯一的用水河，不但是生活用水，也灌溉田地，餵養牲畜，但這些年來，當地農牧民根本就不敢喝這裏的水，生活用水得到遠處的另一座山下去取。直到去年還聽說，這條原本清澈純淨的河水時不時就會變得像牛奶一樣白，還滾著泡沫。一位駐村幹部寫微博說：“在這裏駐過村，溪水不能喝……”不過礦區倒是每天都有車去縣城拉生活用水，他們飲食無虞。

我曾訪問過當地人，向我透露說甲瑪鄉的鄉幹部、村長等人曾取水去拉薩市防疫站化驗過，結果被測出“主要有三種毒：鉛過量，銅過量，還含有金”。這是原話，所謂的含有金，可能是氰化物超標的意思。據說當時防疫站還開了證明，帶重播在鄉政府，再無下文。有村民給拉薩市環保局寫信投訴，並附上野獸家畜被毒死的照片，但信和照片都被轉回給鄉政府。

甲瑪礦區選礦廠建在當地農民的耕地上。

水源污染如此嚴重，實際上危及的不只是當地民生。有著銅金多金屬礦之稱的甲瑪礦區是被開採多年的重金屬礦區，其所處的位置恰好位於拉薩河上游。據當地藏人披露，中國黃金集團下屬的華泰龍礦業開發有限公司的選礦廠，建在甲瑪鄉過去農民耕種的大片田地上，粗大的上水管與排水管皆從選礦廠延伸到拉薩河，也即是說，上水管抽取的是拉薩河的水，排水管則是把選礦廠的污水排入拉薩河，且已持續五年之久，給西藏最為神聖的城市的水源帶來了嚴重威脅。

《中外對話》曾在2011年發表文章《西藏面臨大規模礦產開採威脅》，其中謹慎寫到，2010年進行的一項針對甲瑪礦地下水質的研究發現，拉薩“河谷上部/中部地區地表水及河床重金屬濃度的升高對當地環境……以及下游居民用水帶來了相對嚴重的風險。氣候變暖以及愈加頻繁的開採行為所帶來的環境改變有可能會增加這些重金屬的遷徙。”

事實上，有毒重金屬已經流入拉薩河，並且隨流而去，後患無窮。

2013年4月

## 甲瑪人講述甲瑪開礦帶來的災難

有關甲瑪（位於拉薩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縣甲瑪鄉，西藏偉大君主松贊干布的故鄉）有礦且被開礦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全藏地被自稱是恩人的中國共產黨“解放”那時。

1951年-1953年，中國科學院西藏工作隊地質組與毛澤東派往西藏的軍隊一起進入西藏，從昌都地區、怒江流域及藏北湖區、波密及工部地區、拉薩地區、雅魯藏布江上游地區等步步深入，繪製地圖，採集標本，標注礦點，得出的結論是“西藏地區的礦產資源是相當豐富的”。1959年，北京的科學出版社出版《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調查資料》，這本公開發行的開礦指南為持續半個世紀的、對青藏高原地下資源的瘋狂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共體制內的藏人學者降邊嘉措2008年出版的書中披露，1955年，年輕的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在北京過藏曆新年，毛澤東光臨並直言：“不能只說漢族幫少數民族的忙，少數民族同樣是幫助漢人的。……有些礦產在我們漢人地區是沒有的，但是在你們少數民族地區有。”在《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調查資料》中，當我讀到“在工作中是把尋找有用礦產放在第一位”時，對“解放西藏”的用心有了深切的感受。

以下，是我在兩年前與瞭解甲瑪鄉開礦狀況的甲瑪人作的訪談。他說：

最早1979年就開礦了，是西藏地質六隊，挖出很多石頭運走了，但不知道發現的是什麼礦，就這樣一直挖到八十年代。

到了九十年代，來了兩個礦業公司，一個公司在甲瑪鄉農民耕種田地的特隆囊建了選礦廠，一個公司在吉曲（拉薩河）旁邊建了選礦廠，當時就已經對河水造成了汙染。特隆囊周圍都是山，其中有卓瑪尼徐折吉（二十一度母）神山和烏堅日夏（蓮花山大士法帽）神山，礦業公司在山上蓋了宿舍、後勤辦公室、裝機器炸藥的倉庫等。礦業公司還把一個個礦點承包給小礦廠，大概有六七個礦廠在這裏開採，直到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

2007年，華泰龍礦業公司收購了幾個小礦廠，擴大了挖礦的區域，很多農民的田地被佔用。華泰隆的選礦廠也建在特隆囊，直到現在還在採用，裏面到處都安裝了攝像頭，把守門口的有好幾條大狗。華泰隆還在過去建在拉薩河附近的選礦廠那裏建了水壩，並在水壩對面蓋了房子，從房子下伸出兩根粗大的水管，一直延伸到特隆囊。一個是上水管，一個是排水管，另一頭都伸進拉薩河，也就是說，上水管抽取的是拉薩河的水，排水管則是把選礦廠的污水排入拉薩河。為了掩飾，華泰隆在

水管上面蓋了個橋。就這樣，抽水、排水已經三年（至2011年）。每天洗過礦石的污水都排入拉薩河，村民們都議論紛紛，但沒有任何辦法。

華泰隆在兩座山之間——此地名叫白囊——修了水庫，用以儲存污水。從礦廠挖出的礦石，由車拉到山頂，再往下倒入水庫清洗。而排水管是與蓋在特隆囊的選礦廠連在一起的。水庫的污水滿了之後，就直接流入甲瑪鄉的河水，再流入拉薩河。甲瑪鄉的河叫甲瑪雄曲，原本是當地農牧民唯一的用水河，不光是生活用水，也灌溉田地，餵養牲畜，過去非常清澈。

其實華泰隆蓄污水的水庫是騙人的。曾經有領導們的參觀團帶著記者來了，為了表示開礦沒污染，華泰隆在他們快到之前，把鴨子和魚放進水庫裏，但當參觀團一走，兩三天之後，鴨子和魚全都腐爛了。他們還在礦區內臨時插上花和樹，參觀團走了，花和樹也枯萎了。

甲瑪鄉的鄉幹部、村長等人曾取水去拉薩市防疫站化驗過，結果被測出有三種毒：鉛過量，銅過量，還含有金。防疫站的達瓦啦開了證明，還說水裏含有多種毒，但這三種毒是主要的。證明被帶重播在鄉政府不了了之，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有村民給拉薩市環保局寫信投訴，附上野獸和家畜被毒死的照片，但信和照片都被交給鄉政府了，告狀的人也被警告了。

在華泰隆開礦期間，還有一個礦業公司特在這裏開礦，我們叫它是“上海公司”，2000年到甲瑪鄉西南面的烏日崗開礦，也建的有工廠和污水庫。後來因為烏日崗的水被污染，與牧民們發生過爭執。上海公司一直挖礦到2010年，然後被中盛礦業公司收購。

中盛公司2005年就在甲瑪探礦，一邊鑽井鑽到很深，一邊注入兌入化學成分的水。聽說這是因為甲瑪礦好，鑽井鑽到幾百公尺就可以立即採礦。

現在甲瑪鄉有兩個大的礦業公司在開礦：一個是華泰隆；一個是中盛。我不知道這兩個公司是不是都屬於中國黃金集團，但華泰隆是屬於中國黃金集團的，比中盛公司大。

中盛公司從甲瑪的西面至南面開礦。在這個區域內有通往桑耶寺的朝聖之門、日松貢布三座神山和名叫措嘎松的聖湖，這個聖湖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法王松贊干布的魂湖，堅熱斯（觀世音菩薩）的魂湖。目前挖礦已經挖到魂湖了。

華泰隆是從甲瑪的東面至北面挖過來的。有兩個牧業村、三個農業村為此被強行從山上搬遷下來，如果不搬就抓人，所以不得不搬，上百戶牧民從此失去了水草很好的草場。又因為水污染，曾經三個月內死了一千多頭牲畜，華泰隆只好賠款了328萬元。

被劃在礦區內的還有尼姑寺、蓮花山大士的修行洞、角拉山廟、桑聶山廟、普角山廟、護法神桑拉瑪殿、熱傑嶺寺、承果神泉、貢布山的天葬台，以及岩畫等諸多歷史遺跡，很可惜，如今全都遭到了破壞。

2009年夏天乾旱，華泰隆搶用村民的水，與村民發生衝

突，結果甲瑪鄉被軍警包圍。三個月內，五輛特警巡邏車在甲瑪鄉從頭到尾地巡邏，還鳴叫著警報。當時抓了19名村民，部分人被關了幾個月，有的人被關了半年，村長尼瑪次仁被關了一年。其中有好幾個人是被華泰隆十七區和十八區的礦工打傷的，後來送到總醫院，治好後就被關進了監獄。當時華泰隆的老闆對他手下的礦工說：你們就是把這些藏民殺了都沒事，這些藏民什麼都不是，大不了給點錢就擺平了。所以那些礦工都狠勁毆打村民，還放狗來咬，但他們從上到下的確都沒事。其實村民們沒有說過一句政治的話，說的都是環境被污染，河水被染了毒，老百姓和牲畜的生命都有危險，礦業公司不要來搶村民的水，給我們留下神山聖湖等等。

政府一直都在幫華泰隆和中盛，還派工作組、駐村工作隊到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還拘留了幾個說真話的人。礦業公司也額外給老百姓塞錢，讓他們互相監視告密，嚴防有人上訪。

總之說到底，開礦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只對那些官員和老闆有好處，對老百姓沒有什麼好處。

2013年5月。（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

## 北京為何特派工作組檢查僧人手機？

前不久，RFA 報導北京特派手機技術專家特別小組，3月8日起對拉薩哲蚌寺、沙拉寺、大昭寺、小昭寺、甘丹寺所有僧人的手機進行檢查，拉薩其他寺院在未來幾個月也會被依次檢查。凡發現僧人手機內存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或圖片，將被採取措施甚至拘捕之。

這就是說，到目前，從北京來的手機檢查工作組，仍在拉薩逐寺檢查僧人們的手機。照此看來，這種地毯式的檢查方式，幾無僧人能僥倖躲過。

如此大動干戈，僅僅是檢查僧人手機內是否存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或圖片嗎？我在推特上轉發了這個消息，並將我的疑問和盤托出，很快就有了反饋。

一位網友說：「只怕手機檢查工作組的任務是包括但不限於檢查幾張圖片吧，查不出問題，也能設置個後門程式，如果僅僅是為了幾張圖片，他們網絡封殺就已經足夠了，犯得上費這麼大勁？」

一位網友說：「應該不是當面檢查，很可能檢查後，在部分手機中加料（如裝間諜軟件等），尤其是安卓用戶。這對於那些不熟悉手機安全的人很危險。」

當然不會是當面檢查。據報導，手機檢查工作組在每個寺院收集全部手機，集中檢查四五天，而這絕不會當僧人面進行檢查的。並且，往往工作組行動時，一起出動的會有全副武裝的軍警。通常僧人就一兩間僧舍，查個底朝天又不是沒有過，2008年3月以後就經常這麼幹。

我還問了，檢查手機是不是出於恐嚇的目的？

一位網友說：「除了恐嚇以外，更有可能是為下一步棋做準備，就是在某些地方的手機必須註冊過的才可以聯網。」

3月15日，中國官媒中新網有篇報導稱：「DCCI 互聯網數據中心報告當中的一組數據顯示，66.9% 的智能手機移動應用（APP）在抓取用戶隱私數據，其中通話記錄、短信記錄、通訊錄是隱私信息洩露的三個高危地帶。報告稱高達34.5%的移動應用有‘隱私越軌’行為，即在與APP本身功能毫不相干的情況下，獲取智慧手機用戶的敏感個人資訊……其中包括通訊錄、通話記錄、位置資訊、短信內容等非常私密的個人資訊。」

一旦智能手機被安裝了手機應用軟件，不但通話記錄、短信記錄、讀取聯繫人號碼等個人隱私被監控，而且即便是及時刪掉通話記錄和短信內容也無效，正如報導所說：「APP的讀取行為，就相當於抄寫，先把你的內容讀取抄寫，等到聯網時候再上傳到服務器上，刪除手機內的這些信息並沒有起到保護隱私的作用。」

總而言之，依憑國家權力針對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群，統一收集手機，既為了檢查又可以恐嚇，更危險的是，可能會給每個手機安裝手機應用軟件，從而收集用戶資訊，使得用戶的隱私信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洩密，如此一種布撒天羅地網的方式，等於是讓每個人隨身攜帶的手機都變成了監控自身的員警。

這之前，CCTV 製作的關於藏人自焚的官方宣傳片中，被捕被判重刑的藏人多是因為通過QQ 和微信發送自焚藏人的資訊，被當局掌握，進而遭到「嚴厲打擊」。而QQ 和微信，無論是通過電腦還是手機使用，早被發現實際上就是國家安全部門的「後門」。

多年前就有人這麼形容：「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覺到」。現在，手機成了恐懼的化身，只要用手觸及，就可能惹禍遭殃，這顯然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以國家手段借流氓軟件來進一步扼制藏人。

2013/3/16（本文為RFA藏語專題節目）

## 我們的拉薩快被毀了！救救拉薩吧！

我們的拉薩快被毀了！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去拉薩的遊客在新浪微博上寫到：“今天搞清楚原來拉薩目標是要建設成麗江那樣紙醉金迷鬼哭狼嚎的旅遊城市，所有老城裏的攤販、客棧…低端服務都要搬出老城，取而代之的高端古董工藝品店和酒店，而且所有老街房子要立面統一招牌統一，難道中國城市就只有這一種SB韓式美容的整改辦法嗎？”

注意到所發照片中，正在修蓋的“拉薩八廓商城”（原城關區政府所在處）的“工程概況”介紹將建地下停車位1117個。而去年末開張的蓋在拉薩老城邊上的龐然大物、官商合作的“神力·時代廣場”，因建地下停車場，日夜不停抽取地下水兩年多，導致拉薩老城有裂縫、下陷甚至天坑的危險（事實上已經出現多處裂縫）。而今，當局又要在老城另一處蓋大型商城、建地下停車場……這是不是意味著，拉薩被各種餓鬼捲入毀滅之

勢已難擋？

曾記得，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布達拉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0年和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度將大昭寺和羅布林卡作為布達拉宮的擴展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使拉薩具有宗教、歷史與人文價值的神聖之處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可以獲得理所當然的保護。

也曾記得，2007年，布達拉宮被世界遺產大會“黃牌警告”，批評因過分追求旅遊收益、隨意開發卻不承擔責任和兌現承諾，將可能被吊銷“世界遺產”的稱號。而今，不但布達拉宮繼續被過度的旅遊開發，在每年數百萬計且不斷增加的遊客足下岌岌可危，甚至拉薩老城也在旅遊化的過程中被改變面貌，不僅開腸破肚，還遭釜底抽薪，正如藏人藝術家鄭老五的評價：“在物質引誘和權力誘招面前，文化的獨特性在喪失，城市的相似處卻在疊加，在這些看似蓬勃繁榮的背後，早被抽空了的內容的老拉薩城已是昨日黃花，再也找不到古樸的有著歲月痕跡的東西了。”

想起多年前一位致力於修復拉薩老城的德國人安德列·亞歷山大（Andre Alexander）和他的THF基金會，從1996年至2002年，拯救了拉薩以及附近76座歷史性的傳統建築，並披露真相說，“於1980年始，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使老城區的古舊建築和街區遭到了不斷的破壞。”“從1993年起，每年平均有35座歷史建築被拆除。如保持這種速度，剩下的歷史建築將在不到4年的時間內消失殆盡。”由於他們出色的修復工作及見證，使得一心追求利益的西藏當局將他們驅逐出拉薩。

安德列先生曾傷感地寫到：“每去一次，老房都在明顯減少——一石一磚，一巷一街，連狗也在‘失蹤’……”而如今，一個被權貴者商業化的拉薩新城正在取而代之。正如網友痛斥：“拆古建，挖地道，建天橋，截吉曲（拉薩河），抽地下水。。他們真是餓鬼投生啊，能帶走的全帶走，帶不走的全毀掉！”

四十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時，認為“不論遺產屬於哪國的控制範圍內，這類罕見文化遺產或自然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是人類無法替代的財產，對全世界人類都是很重要的，很珍貴的，任何文化遺產或自然遺產的一旦壞變或丟失，都會產生使全世界遺產枯竭的有害影響，因而需作為全人類共同加以保護。”

在此呼籲聯合國教科文等全球相關組織，請制止如此可怕的“現代化”對古城拉薩的風景、人文和生態犯下不可饒恕的、無法估量的罪過！

在此呼籲全世界眾多的研究藏學、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和機構，請關注現今眼下拉薩老城所面臨的萬劫不復的厄運。

期望各界人士展開拯救拉薩老城的行動！

我們的拉薩快被毀了！

救救拉薩吧！

2013年5月4日

# 西藏母語作家談藏人為什麼自焚

民主中國首發

時間：5/25/2013

作者：桑傑嘉

從2009年，在西藏境內發生第一起自焚抗議事件至今，西藏境內外已經有121人自焚。西藏境內117日，其中100人犧牲，多人留下遺囑說明自焚的原因。但是，中共一直採取各種卑鄙手段篡改事實，向中國國內的民眾進行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宣傳，其目的是掩蓋事實，醜化藏人自焚抗議事件。很多中國境內的民眾被欺騙，因此，最近在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發行了自焚白皮書《西藏為何燃燒》。另外，著名的西藏母語作家瓜什則久美撰寫書對自焚原因等進行闡述，但是，來不及出版就被中共抄了家，而且，他還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

西藏境內著名母語作家瓜什則久美撰寫《贊普的勇氣》（1）（又譯《贊普精神》）第二部譴責中共對西藏文化、宗教、語言和種族有計劃的毀滅政策以及西藏發生自焚的原因等，因此，遭到中共的報復，本月14日對他判處了五年徒刑，其“罪名”是“煽動分裂國家罪”。

據亞洲自由電臺報導稱：“青海黃南州同仁縣瓜什則寺僧人瓜什則·久美因撰寫關於西藏命運的著作於今年1月1日號被當局指控涉嫌政治問題拘捕，被關押在青海西寧市一座監獄中。據最新消息指出，他於5月14日遭判五年徒刑。“中國當局於今年元旦突然闖入青海同仁縣瓜什則鄉瓜什則寺的僧人作家瓜什則·久美的僧舍，對他的電腦進行搜查，沒收了他剛完成還未來得及出版的新著《贊普精神》第二部。當局指控該書涉嫌政治問題，強行將他拘捕，並帶往青海西寧市關押，之後又轉押到黃南州同仁縣監禁。他出生在青海澤庫縣，因此在14號，他被澤庫縣當局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了五年徒刑。”

瓜什則久美 36歲，西藏境內著名母語作家，1992年，進入瓜什則寺學習佛教，從1999年，開始母語創作。2005年，出版了他的首部作品《思索記》，2008年，出版了《贊普的勇氣》第一部。被中共當局視為觸及敏感的政治話題而遭騷擾、傳喚和拘捕。2011年4月遭中共關押，並遭到暴虐，釋放後繼續撰寫《贊普的勇氣》，5月14日，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了五年徒刑。西藏母語作家瓜什則久美的《贊普的勇氣》第二部手稿傳到境外後流亡藏人組織已經出版發行。瓜什則久美在《贊普的勇氣》第二部的序中這樣寫道：“常常有人

問我，為什麼最近幾年在西藏前後有九十多人自焚抗議？”（他在撰寫這本書時，只有九十多人自焚）

另外，我在土鼠年年底（2008年），出版發行了《贊普的勇氣》第一部後地方公安多次審問我為什麼撰寫這本書，我也相信《贊普的勇氣》第二部出版後他們再次會提出同樣的問題，所以，我得提早準備這個問題的答案，回答我為什麼撰寫這兩本書。

瓜什則久美撰寫的《贊普的勇氣》第二部，共二十三章，本書就北京政府對西藏的自焚、流亡政府、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宗教領袖、西藏的和平抗議、少數民族、平措旺傑、西藏的環境、語言、學生、藏人公務員、西藏文學、寺院、教育、經濟、歌手、藏曆年等實施的殖民政策進行了記錄和評論，並進行尖銳的批評。

瓜什則久美在《贊普的勇氣》第二部中寫道：“我作為藏人絕不放棄爭取西藏人民權利的鬥爭；我作為宗教人士絕不會攻擊自己的宗教領袖；我作為寫作者將高呼正義，這是向同胞們立下的誓言。”他還說：“如果我失去表達正理的權力，我獲此人身沒有任何的意義，因此，至死我會表達正理。”

西藏母語作家瓜什則久美對西藏境內連續不斷的自焚事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結合西藏境內的情況說明了自焚原因。瓜什則久美在《贊普的勇氣》第二部的序中寫道：總之，九十多名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是：

- 1，北京政府至今沒有承認曾屠殺了一百萬藏人，並沒有向屠殺的藏人進行賠償。
- 2，北京政府對過去迫使藏人喝人尿、吃人肉的暴虐不僅沒有道歉，甚至不承認這一事實。
- 3，北京政府迫使以達賴喇嘛尊者為首的西藏宗教領袖流亡國外，而且，以班禪喇嘛為首的高僧大德們關進黑牢，進行暴虐不少人圓寂在黑牢中。北京政府對此沒有向西藏人民道歉，而且，不承認這一事實。
- 4，北京政府摧毀了西藏五千多座寺院，而且，掠奪了西藏六千多座寺院中的珍貴佛像、文物以及寺院財產。對此不僅沒有任何的賠償，而且否認這一事實。
- 5，文化大革命之後，廣大的西藏信眾修復兩千多座西藏寺廟時，北京政府不僅沒有賠償，也沒有得到適當的援助。因此，廣大的信眾由於資金短缺而無法修復四千多座寺廟，如今這些寺院仍然是廢墟一片。

6，北京政府對西藏宗教、文化實施了毀滅性的破壞。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班禪喇嘛的領導下西藏各大傳承高僧大德、學生和信眾的努力下得到了一點保護。但是，北京政府聲稱在保護西藏文化，事實上處處設限阻礙，至今西藏文化和宗教還是半死不活的地步。

7，五八年、文化大革命時期西藏大批的知識份子和學者被關進黑牢，或者勞改致死。因此，西藏宗教和文化至今都無法繼承和復興。

8，在紅軍長征和中共還沒有執政前對黨敬重萬分、如狗般追隨的很多藏人在五八年和文革期間關押、批鬥、整死，雖然北京政府對倖存的藏人口頭上表示是冤案，但是，從來沒有給他們服務西藏人民的機會。

9，西藏人民非常真誠的希望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接受他的祈福、灌頂和建立宗教傳承體系。北京政府一貫地反對他們的信仰，無視他們的意願。而且，在官方媒體公開稱達賴喇嘛是“批著宗教外衣的狼”、“恐怖組織的領導”等進行極度惡劣地玷污，這在西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無法容忍的傷痛。

10，虔誠的廣大民眾希望朝拜十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但是，北京政府把年僅五歲的轉世靈童秘密關押，堅決不釋放。還代替靈童自立堅參羅布，且強制要求民眾朝拜，如果拒絕恐嚇停止醫療保健、扶貧款項等。

11，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民族自治地區自治民族的語言文字是主要語言文字，並要推廣和使用。事實上政府對西藏語言文字進行破壞。對此，廣大西藏師生進行反對和進行示威抗議時，對師生進行判刑、開除學籍、開除公職、強迫向黨政機關道歉、強迫書寫保證書等進行折磨。

12，對土鼠年（2008年），西藏人民悲痛的呼喚一一和平抗議運動，北京政府一方面派遣特務進行暴力行為，另一方面，這些暴力行為在官方媒體上進行大量宣稱傳，對西藏人民進行了無法容忍的醜化，並對不少無辜藏人進行了死刑判決。

13，在西藏各自治地方政府機構裏藏人幹部沒有任何權力，漢人官員獨攬大權，藏人幹部變成漢人官員任意指揮的狗腿子。另外，又對西藏的新一代藏人緊閉就業大門。

14，北京政府對漢商給予資金上大力支持，收購所有藏人市場、公司等。入侵西藏商業領域，威脅藏人商業活動。

15，政府機構的大小官員之子女以及家人生活腐敗。貪污腐敗情況，據08年的報告，中國兩萬兩千多名官員貪污了一千億美元。據06年的報告，在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富豪一萬兩千人，其中八千多富豪是官員或者他們的家屬、親戚等。總之，北京政府不僅獨裁政權，而且也獨裁經濟。

16，北京政府掠奪西藏的所有礦產資源，對西藏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民眾的生活面臨困境。迫使西藏的牧民集中到城鎮，計畫徹底掠奪西藏美麗、雄偉和

具有豐富自然資源山、水和川地。

17，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宗教信仰自由”，但事實上一次又一次地宣佈禁令，禁止西藏人民供養自己上師的法相，有些地方由於供養上師法相而進行了判刑，特別是，西藏安多和康區的藏人去拉薩朝拜比出國還難。西藏的僧人入西藏三大寺比入美國哈佛大學更難。

18，對有關西藏人民的福祉問題，不管以口頭、書面向政府請願以及表達意願進行遊行的藏人遭到判刑、關押暴虐。踐踏藏人的言論自由等人權，權位高於法律，金錢高於權位，槍桿子和手銬高於金錢，因此，鎮壓和暴力是常見的事，從而導致對內維穩的開支大於對外的國防開支。從公安到法院，法院到高層黨政機構整個系統是腐敗集團，因此，最底層的民眾無法忍受苦難而向北京政府上訴、請願、遊行等。但是，對這些人北京政府採取判刑、毆打和實施暴虐。甚至，唱一首讚揚達賴喇嘛尊者的歌曲都會受到判刑，因此，藏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採取了自焚這樣慘烈的方式抗議腐朽的北京政府。

注：(1)贊普，藏語，吐蕃時期的國王。

2013年4月23日

## 西藏碌曲縣兩官員因自焚被撤職

【西藏之聲2013年4月10日報導】位於西藏安多甘南州碌曲縣西倉鄉境內發生自焚抗議事件後，當地兩名官員被撤職。

本台駐印南記者發來消息，今年2月25日，年輕藏人才松傑在西藏安多碌曲縣西倉寺經堂大殿前自焚抗議中共統治後，甘南州和碌曲縣中共政府召開緊急會議，追究相關責任，隨後西倉鄉兩名官員被撤職處理。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碌曲縣藏人向本台表示，（錄音）因自焚抗議事件，被撤職的兩名官員分別是西倉鄉鄉長仁嘎（藏人）和西倉鄉黨委書記張雲霞（女），隨後一位叫貢保才讓的藏人接任西倉鄉鄉長。此外，碌曲縣雙岔鄉政府官員也被撤職，並警告其他政府幹部，但具體情況暫時不詳。

消息人士表示，據說新任命的貢保才讓和他的父親南加，在2008年西藏爆發大規模和平示威活動時，配合中共政府譴責示威藏人，並曾反對達賴喇嘛尊者，因此，不受當地藏人的喜愛。

據介紹，中共政府除了向碌曲縣各鄉村派遣公安和軍警進行管制外，還要求各地方幹部穿著警服進行巡邏，要求教師們在週末巡街、保證學生們的言行舉止，以防發生示威遊行等活動。

截至目前，在西藏境內已有114名藏人自焚表達對中共強權統治的反對，其中西藏安多碌曲縣境內就有6名藏人自焚。



# 藏人大學生發出無助的吶喊聲： 請救救我們的拉薩！

這篇署名為“廣大雪子”的文章，是在昨天的新浪微博上看見的。“雪子”這個稱呼，是在中國各地上大學的藏人大學生的自稱，意思是“雪域的孩子”。文章呼籲：“請救救我們的拉薩，我們不希望她戴著現代化的面具，而真實的面龐早已千瘡百孔……請救救我們的拉薩，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導致大拆大建，聖城已面目全非；請救救我們的拉薩，我們不想聽她的哭泣。請救救我們拉薩，請救救我們的老城，我怕當我們回首的那刻，拉薩亦不復以往，不再曾經聖城。”

## 無助的吶喊聲

小時候奶奶總帶著我轉熱鬧的八廓街，兩邊的商販吸引了我的眼球，讓我忘了歸路，可口的優酪乳霜淇淋在驕陽下消融，商販的叫賣聲一次次在我耳邊回蕩，而大昭寺裏虔誠的信徒帶著我走完了最美好的童年。那時的我，不懂這美景將一去不復返，那時的我不知頭頂上的經幡會失去它鮮豔的顏色，那時的我不知這湛藍的天空會被霧靄替代。

當一條條鐵管轟轟地發瘋似的抽著地下水時，那聲音吵醒了在夢境的我，我才明白自己摯愛的拉薩正遭受著令人害怕的“老城改造”。

那是兩年前，在拉薩青年路和北京東路交接處建造了西藏第一座主題Shopping mall——神力·時代廣場，為了建地下停車場，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使得老城有了裂縫，下陷甚至天坑的危險。面對市民的抗議和輿論，2011年11月30日上午，拉薩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佈會，副秘書長曹志明介紹說，經過考察，結果是工程降排水不影響拉薩市地下水資源，工程排水不會引起地面沉降，對周邊古建築也不會構成威脅。可是事實上，現在已經出現了多處裂縫。這時的我們只能沉默，面對這些我們無能無力，如果老天借我一雙手，願我能將這水放回去，而我們都知這是無稽之談。

當我看著八廓街的攤位被迫搬出去，我在空曠的大昭寺前流下了無助的眼淚，我無能為力，我沒有能力改變我看到的一切，我沒有機會再次任由那消融的優酪乳滴在我的手臂上，我再也聽不到留在我記憶裏的聲音了，我只能安慰自己在心裏默默祈禱：“等暖氣工程建完以後這一切就會恢復原狀。”但是我錯了，就連瞎子都看得到，就連聾子都聽得到，這兒的一切都回不去了，在我面前展開的將是立面統一、招牌統一的“八廓商城”，而且還有地下停車位1117個。這些數字，這些統一，這些商城就像是甩在我臉上的一個個巴掌，叫我清醒，讓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我無法預知

這將會給老城帶來什麼樣的危機，我開始想像，我以後只能帶著我的子孫在大大的商城裏跟他們說：“這就是我們西藏的八廓街商城。而不是藏人摯愛的八廓街。”我不能帶他們在我奔跑過的八廓街上漫步，也不能讓他們體會到夕陽下老街的別致之美，我都不能，我都做不到！

紙醉金迷的現代化使老城失去了她原來的味道，多少人成了金錢的奴隸，被利益蒙蔽了雙眼，曾經美麗的古城拉薩陌生得讓我們恐懼，使我們忘卻了她曾帶給我們的無窮無盡的快樂與安寧。我們不想接受一個紙醉金迷、紅燈綠酒、高樓林立的拉薩，古老的文明正在被繁榮的假像改變，。我們引以為傲的古城風貌，被極端利益化渲染的經濟繁榮的假像掩蓋了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改變。古城沒有古味，一個個由抽取大量地下水而得來的地下停車場，一個個拆掉古老建築而換來的高樓大廈，拉薩正在被改變，正在被破壞。

成千上萬的鋼蹄踏在高原的脊柱上，我怕她會被壓彎，可是我無能為力，我知道人們正往她稚嫩的肩膀上堆起高的大樓，我只能呆呆看著，我凝望她千瘡百孔的面龐，我只能陪著她流淚。一間間老房子變成腳下的瓦礫，我們抬頭望著不再湛藍的天空，一切已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樣子，被欲望抹殺的聖地，使多少信徒迷惘，一步三叩首時迎來的是鎂光燈的狂拍。年輕時在拉薩學習的祈竹活佛，站在大昭寺的庭院，傷感地說“以前這裏鴉雀無聲，莊嚴肅穆。現在，和動物園差不多……”多少遊客讓這片本該寧靜的求佛之地變得嘈雜，多少被利益蒙蔽了雙眼的人們，忘記了自己心中曾經的信仰。儘管房子倒了可以重建，但人們在房子上建起的信仰該如何重拾？魚兒在乾涸的河床上跳躍，是什麼讓它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們做不到就這樣讓他人肆意破壞家園，信仰的力量讓我們撿起掙扎的魚兒放回已經改道的河流，而不是把魚兒帶到集市賣掉，即使我們已經沒辦法讓河流恢復原本。

在藏人的心裏，發達社會的標準不是物質繁榮，而是眾

生平等安樂。生活富裕卻不快樂，那不是幸福的生活。而佛教是讓人覺悟和開啟內心的智慧與慈悲！是的，外人不懂我們心中的信仰，但你可曾看過布達拉宮上的陰雲，這座舉世聞名的建築每天要接受數以千計人的踩踏，令她無聲的哭泣，過度的旅遊開發讓她無力的接受著世界遺產大會的黃牌，但一時利益熏心的人們並沒有停止對她無盡的開發。對不起，我們沒有能力的憤怒減輕不了你的疼痛，我們的申訴遭到世人的遮罩。一盞酥油燈照亮不了整個黑暗，但她照亮了我幾近絕望的世界，我明白千千萬萬的世人不願在拉薩戴著口罩出門，曾經的空氣品質已是童話，當我們也要戴著防毒面罩生活時豈不丟人，請求你們放下手裏準備提交的老城新建的企劃書，聽聽我們的聲音，請求你們放下正在鑽地的鑽子，我們的地下已經經不起你們一次次的打擊，請求你們抬頭看看天空，可能以後她將變成灰色，請求你們好好的將這空氣吸進肺裏，或許明天的空氣不再如今天乾淨。

清晨第一縷陽光，空氣中伴著淡淡的煨桑味，在無邊的苦難中追尋希望，我想看到老人舒心的面龐，我想在夜晚漫步布達拉廣場看人們自由地跳起鍋莊。我明白當鐵路的鋼軌在高原上烙上印跡時，我們就必須接受這變味的“現代化”，但請不要把我們祖先留下的古跡碾碎，今天各地的遊人前來觀光，就是來看這些古老文化的痕跡而不是辦公室、商城和機場。現代化的利刃剖開了古都的胸膛，開發商肆虐在山頭，民眾祈求上蒼，請讓這無止境的剝削停止，西藏的土地已經沒有力氣進行抗爭。

而我們當地人，作為這座城市主人的我們，想看到的依然是被朝陽映成金黃的布達拉宮，看到八廓街轉經的信徒與一直陪伴著大昭寺的古老建築，看到拉薩這片土地上的歡樂與安詳，我怕哪一天突然林立的大樓阻擋住了信徒轉經的路，我怕這一切人間的奇跡有一天只會出現在圖片上，而我們只能告訴子孫，我們曾經領略過老城的雄姿，也曾注視著老城的凋亡，我怕哪一天我們將要面對的是枯黃的拉魯濕地，我不知道哪一天突如其來的自然的災害才會讓世人頓悟。

請救救我們的拉薩，我們不希望她戴著現代化的面具，而真實的面龐早已千瘡百孔。我們的拉薩被世人喜愛的原因不是因為她的現代化，他們愛的是她的古樸，愛的是她在現代化的濃妝豔抹中僅存的羞澀；請救救我們的拉薩，被稱為聖城的拉薩接受著萬人的膜拜，我們只能雙手合十祈求她不會再遭受痛苦，請救救我們的拉薩，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導致大拆大建，聖城已面目全非；請救救我們的拉薩，我們不想聽她的哭泣。請救救我們拉薩，請救救我們的老城，我怕當我們回首的那刻，拉薩亦不復以往，不再曾經聖城。

## 利特瓦克拍攝藏族青年爲了自由而自焚的故事片

到五月底大約有一百一十八位藏族民眾為了自由而自焚。這一連續事件震動了國際社會。一位年輕的德國電影工作者，馬爾文·利特瓦克為此將圍繞一位年輕的藏人自焚事件拍攝一部題為《PAWO》（英雄）的故事片，計畫在2014年4月上映。

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的近代對每個人個人人權的推崇，不僅大大加強了現代世界中每個活著的人對於自己生命權利的珍視和愛護，而且也使得人們更加理解別的人——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那些人所具有的生活、生命的權利。它從根本上剷除了二次大戰，上個世紀的那種種族主義，階級鬥爭觀念的基礎。為此，遠在萬里以外的中國西藏發生的藏民自焚事件震動了德國社會。

記者獲悉，一位元年輕的德國電影工作者，二十六歲的馬爾文·利特瓦克（Marvin Litwak）正在拍攝一部記敘這個事件的故事片，關於他的這個工作，六月十一號上午，記者採訪了利特瓦克先生。

關於這部電影，利特瓦克介紹說，“這部故事片講述了青年藏人朵吉的故事。他從西藏越過喜馬拉雅山流亡到印度。在那裏儘管他已經獲得了自由，可以在幸福的生活，愛情中進行自己的選擇。但是他為了西藏的自由選擇了用自焚來抗議對藏人的壓迫。

這部影片還沒有完成，正在拍攝當中。我們已經在印度試拍了一部分。拍攝的資助我們還沒有完全得到。我們的計畫是在二零一四年年初完成這部影片。”

關於拍攝這部影片的更具體的情況，利特瓦克介紹說，“這部電影的合作導演是藏族電影製作者索納姆·才騰（Sonam Tseten）。他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旅行的時候認識的。他剛剛拍攝過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在蘇黎世電影節上得到上映。我和他一起計畫組織拍攝這部影片，並且得到他的很多朋友的幫助。

我和我的攝影師在今年三月到達印度。在那裏，很多藏人非常自發地熱情地支援我們。所有那些協助我們工作的人，演員都不是專業電影工作者。這真的是一個寶貴的經驗。所有的人都是整個身心投入到這部影片中，盡可能做到最好。

由於演員是業餘的，我們只是簡短地做了一些訓練就開始了拍攝，因此開始的時候在鏡頭前他們有些局促。但是很快他們就非常自如了。在德國，業餘演員從來都無法如此快地做到這一切。”

據記者瞭解，這部電影是利特瓦克和其他三位德國青年人組成的《無人地帶工作室》的第一部故事片。德國媒體已經報導介紹了這部正在拍攝中的影片。

# 藏學家呼籲立即停止 對拉薩老城的破壞

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先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 伊琳娜·博科娃 女士

我們，下列簽署人，都是來自藏學研究不同領域的獨立或隸屬於機構的專家學者。出於對拉薩老城區傳統建築遺產及其周邊環境遭到加速毀壞的深切關注，在此恭敬地向您遞交這份公開信。此種毀壞絕非只是一個單純的美學問題：

- 此種毀壞已經並且正在摧毀一些不可替代的建築物，其中有些已經存在了數百年。此種毀壞正在製造一個人為的旅遊村，從而使得拉薩老城區不可或缺的藏式風貌和生活方式成為過去。

- 此種毀壞正在剝奪藏人和藏學學者同西藏過往歷史之間活生生的聯繫；

- 這種破壞正在對各階層的藏人文化和宗教活動的各個方面造成傷害；

- 此種毀壞，再加上（對藏人實施的）前往拉薩旅行和朝聖的實際限制，已經開始改變拉薩一千多年來在藏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 此種毀壞從一開始就導致了大量藏人從他們自己的家園被強制搬遷，並且正在有效地削弱這個最重要的西藏文化場所之一的藏式風貌；

- 吉曲（拉薩河）的乾涸，無節制採礦和工業作業給這個地區河水造成的污染，以及在建的工程項目導致的拉薩地下水枯竭。這些都正在給這個地區招來生態危害。現代化與保護之間無須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為關注重心的方法來實現古老城市街區的現代化，同時保護傳統建築。但是，對於正在拉薩老城區發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這些行為根本上是出於商業而非文化目的。

這不僅僅是西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

自從支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布達拉宮（包括大昭寺和羅布林卡地區）成為世界遺產地的認定工作，中國便已認可其本質上所包含的國際性質。中國曾于2004年在蘇州主辦“第28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那次大會做出了若干項有關拉薩的決定。那些決定詳細提到了保護拉薩老城區的必要性，並

且要求老城區的帕廓（Barkor）地區應包含在對大昭寺的保護定義之內：

一個協調拉薩老城區各種活動的管理和開發機構將會有益於解決遺產保護工作所面臨的挑戰並發揮其潛質，這個機構應當承擔起拉薩老城區和世界遺產區域的管理責任……

……歷史性傳統建築的保護與復原：除特殊情況之外，應停止拆除歷史性傳統建築，尤其在雪村（Shöl）地區。任何有必要複建的建築物應當符合這個地區的歷史特徵……

……建議管理當局評估和重新規定當前世界遺產保護區域的界線和適用於布達拉宮、大昭寺（包括帕廓歷史區域）和羅布林卡等地的管理規範，同時要考慮到周邊景觀和環境的遺產價值……

……應鼓勵遺產管理當局開展培訓活動並為拉薩世界遺產區域的旅遊業可持續發展規劃提供指導……

鑒於目前的嚴峻局勢：

- 我們請求中國和UNESCO儘快分別向拉薩派遣獨立調查組；

- 我們要求調查組就當前局勢，以及當地官員和商業利益是否違背了中國因加入UNESCO而應當承擔的責任等問題，提交詳細報告；

- 最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求UNESCO提供一份明確的計畫，列出必須立即採取的措施，從而保護拉薩老城，停止當前的毀壞，避免拉薩變成一座21世紀初的旅遊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獨特性和固有的傳統文化；

- 最後，我們請求此公開信的所有簽署人，將此信連同他們的關切，送交 UNESCO 在他們各自國家的代表，請求他們將拉薩老城區的保護問題置於他們組織的優先考慮事項；

- 有關拉薩老城區當前狀況的更詳細資料可參見（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博客中的）下列文章：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7.html](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7.html)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11.html](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11.html)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12.html](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12.html)

#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面對中國的擴張蔓延， 古老的圖伯特（西藏）正在枯萎消失

原文標題：Ancient Tibet shrivels before China's sprawl

原文網址：[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world\\_news/Asia/article1264848.ece](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world_news/Asia/article1264848.ece)

作者：遠東記者邁克爾·謝里登(Michael Sheridan)

發表時間：2013年5月26日

譯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作為將拉薩這座古老首府改變成現代中國城市之計畫的一部分，中國在緊挨著重要寺院的地方修建大型購物商業中心和地下停車場，讓國際藏學研究者大為震驚。

從拉薩新拍攝的照片和錄影片段顯示傳統的建築正被摧毀，滿面憂鬱的僧侶靜坐在一處建築場地。

有超過130位的國際學者上周在一封呼籲書上簽名，要求聯合國派出獨立的調查小組，以調查確認中國有無違背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的義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告誡中國必須要致力於保存圖伯特的傳統文化。國際藏學研究者要求教科文組織制定一個明確的計畫來保護拉薩，避免拉薩“變成一座21世紀的旅遊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獨特性和固有的傳統文化）”。

這些學者們說，該規劃“毀壞已經並且正在摧毀一些不可替代的建築物，其中有些已經存在了數百年”，還說該規劃“已經開始改變拉薩一千多年來在圖伯特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座大型購物中心，以及可以容納1117輛汽車的地下停車場是在八廓街的東北角興建，而八廓街是朝聖者們朝拜大昭寺的必經之地。數以千計的小店主、商販和原住民已被遷離。

文化批評者、圖伯特作家茨仁唯色在她的博客中寫道：“沒有了從邊遠的康和安多磕著長頭到拉薩的朝聖者，沒有了日日燃著千盞萬盞酥油供燈的燈房，有的只是藏人房頂上的狙擊手和廣場上全副武裝的巡邏兵……（有的只是官商勾結的巨大商場接踵開業，商場門前血紅色的充氣塑膠圓柱正在風中炫耀著暴發戶的粗俗和入侵。）”

儘管中國的審查員迅速地刪掉了她在微博上的文字和照片，但仍有數千相關評論出現在微博上。

絕大多數外國記者都被禁止前往圖伯特，但一個獲得了官方許可的法國電視新聞小組卻在這座古老城市拍下了正在興建的建築工程，數以百十計的監控攝像機和維穩軍警不間斷地巡邏。

已經有超過120位以上的圖伯特人以自焚抗議中國有意破壞其文化和宗教的做法。中國領導人則說他們是在為至今仍停留在貧窮與封建、落後的一個民族，帶去現代化和繁榮。

拉薩的急劇變化看來是北京的發展策略之一部分，為的是制服當局所謂的圖伯特“迷信和分裂主義”勢力。

中國在1950年入侵圖伯特，鎮壓了一系列的反抗，導致圖伯特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于1959年逃至印度。

曾經是遙遠、傳奇的地方，自2006年世界海拔最高鐵路穿越雪域高原，隨著中國遊客和移民的大量湧入，拉薩見證並經歷了爆炸式的發展。人口從1964年的15萬四千人增加到今天的至少50萬人，還不包括中國駐軍在內。

圖伯特人被壓抑的不滿和擔憂，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曾導致拉薩的暴動，但很快被中國鎮壓，成千上萬的僧侶被禁錮在寺院裏。

從拉薩傳出的畫面以及學者連署的呼籲書，恰與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所發的一篇得意洋洋的報導時間重合。該報導稱，即便是達賴喇嘛的故鄉，一個名為當采的山巔小村（即今紅崖村——譯注），由他的堂外甥公保紮西看護的地方，也都面臨城市化的命運。

新華社的報導說，在中國青海省境內的當采（即今青海省海東地區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譯注），每年將會受惠1億6千5百萬英鎊，用於道路、住宅區、商業中心、自來水廠和污水處理廠的建設（此投入應該指的是將“撤區設市”的海東區——譯注）。

“城市當然好啊，在城市裏面孩子能上到好學校，看病能找到好醫院。”公保紮西對該通訊社說。

從當采乃至拉薩，關於現代化以及圖伯特人服從（安排）的宣傳是一致的，然而，甚至就是新華社也顯然瞭解，中國官員們私下也懷疑他們是否能夠贏得圖伯特人的民心民意。

新華社引述藏學家何峰的話：“但在這個過程中，對於民族傳統文化，還應當一如既往地加強保護和傳承。”

# 拉薩古城改建工程引發憂慮

法國24電視臺畫面截圖

作者 瑞迪

2013年5月，國際藏學界學者在網上連署公開信，呼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關注正在被快速破壞的拉薩古城。北京藏族作家唯色也在其博客上呼籲“救救拉薩”！幾乎與此同時，法國24電視臺播放兩名記者秘密進入西藏拍攝的獨家報導，畫面上藏傳佛教聖地大昭寺門前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工地，四處瓦礫。拉薩古城是否也像許許多多的中國古城一樣，面對的只是歷史遺跡的保護與現代化開發之間的矛盾呢？在唯色看來，拉薩古城如今的處境雖然與其他中國古城有類似之處，但拉薩的城建工程中摻雜著許多意識形態因素：

唯色：拉薩古城改建有很多意識形態用意

“是存在這樣在城市建設中開發與保護（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有，在北京或很多其他有文化古跡的城市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但是，在西藏一比如對於拉薩來說，我覺得，有時候這個問題表現得更為複雜，不僅僅是和其他城市相同的這樣的問題，而是還有其他問題。比如在拉薩老城目前如此大規模的整治當中，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時間點就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去年5月27日，拉薩大昭寺門前有兩位藏人自焚。之後，大昭寺對面的派出所就立即改名變成了“八廓古城公安局”；兩位藏人自焚前住宿的飯店也被當局沒收，並馬上掛牌，改成“八廓古城管理委員會”。隨後，這個八廓古城以城市改造或者旅遊化面目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其實很多事都是一石二鳥，有多方面的用意，比如在老城（改造）的過程中，沿街的藏人住戶被要求搬走，要將這個地方旅遊化，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有一個清場用意。”

“同時，另外我也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地方除了建商場、商店、工藝品店、酒吧、畫廊之外，還要蓋展覽館，而這些都有意識形態行為。比如，拉薩八廓北街有一個18世紀建成的老房子，清朝駐藏大臣曾在這裏居住，但是，這裏也是發生了很多歷史事件、血腥事件的地方，如今有幾十戶人家住在這裏，但他們被要求遷走、建成展覽館，雖然展覽館用意還沒有被公佈，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和駐藏大臣那段歷史有關。如果是這樣，那就是要渲染“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改寫歷史的一個展覽館即將出現。而且，並不止這一個改寫歷史展覽館。

我還知道有另外一個與西藏歷史有關的展覽館，……就是說其中的用意都非常複雜，不是簡單的城市化過程中其他城市經常會遇到的開發還是保護之間的矛盾，而是拉薩還有更特殊的經常遇到的問題。”

事實上，從法國24電視臺兩名記者在拉薩期間看到，在令拉薩古城面目全非的城建工程之外，外國媒體已經長久不能輕易進入的拉薩不僅在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而且也正面對著一種“文化殺戮”：半個世紀前，藏僧人數占藏區男性人口30%，而如今，在三百萬生活在西藏的人口中，藏僧人數已經只有兩、三萬人。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民工和遊客以平均每天兩千五百人的速度湧入西藏。國際藏學界學者在他們的連署公開信中也寫道：對傳統建築的破壞以及人為建成的旅遊村正使得藏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拉薩古城中變成過去，藏人生活中文化與宗教傳統遭到的破壞與對藏人流動與朝聖活動受到的限制，正在改變拉薩在藏人千年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公開信指出，現代化與文物保護並非相互排斥，老城改建以及文物保護可以通過不同的顧念文化的方式彼此協調。而目前拉薩正在發生的一切首先是出於商業目的而不是文化意識。

## 達賴喇嘛尊者接受南蒂羅爾少數民族獎

4月9日達賴喇嘛尊者一行抵達義大利北部南蒂羅爾自治省首府博爾扎諾（Bolzano），自治省省長路易士Durnwalder閣下親自來機場歡迎達賴喇嘛尊者第三次蒞臨博爾扎諾市。

達賴喇嘛尊者在克勞斯首席內閣的陪同下，前往自治省省府辦公室與省長路易士Durnwalder會談約半小時。

隨後，在長笛和豎琴演奏的莫札特奏鳴曲中正式進入頒獎儀式，儀式首先介紹了“南蒂羅爾少數民族獎”的背景。隨後迎請達賴喇嘛尊者登臺，省長Durnwalder發言時表示：“雖然我們的歷史與文化不相同。但我們分享的是，我們所代表的少數族裔人口面臨的類似問題。在世界上164個國家的少數民族居住區，因當權者為自己的利益，對少數民族進行統治和鎮壓。但我堅信，最終的勝利者是非暴力者一方，因為和平可以促使雙方友好和諧。如今，你老人家已經成為國際非暴力和支持少數民族的使者，我們很高興尊者能夠再次參訪這裡。”

省長Durnwalder他表示，我們還為揭露當前藏人所面臨的艱難，特此決定向達賴喇嘛尊者頒獻這一獎項。通過該獎項向世界傳達南蒂羅爾決不會漠視少數民族的權利。

達賴喇嘛尊者領取獎項時表示，今天，我非常榮幸地接受這一獎項。其實，我認為，該獎的真正得主是為爭取自由而艱受苦難的境內藏人同胞。



# 邵江先生談另外的抗爭方式

朱瑞整理

此文為國際聲援西藏特別大會期間，來自英國的邵江先生向境內外藏人推薦的幾種抗爭方式。由我整理成文，經邵江先生同意，在此發表。

## 1、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要求中國當局公開對藏政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我們有權要求中國政府公開信息，並必須在15天內答復。這裏有一個非常好的杠桿就是，明年是聯合國人權組織對中國審議的重要年份。這是對中國的第二輪審議，這一輪審議，境內藏人可以直接要求參與中國政府的整個書寫國家報告過程，因為中國政府寫報告就是閉門寫，他說的NGO都是官方的，像婦聯、全國總公會等，根本不可能代表西藏境內的公民，中國人已開始做這個活動了，經常去外交部要求，作為民間個人或民間的某一群人，要求政府資訊公開，比如，公開勞教制度，它是怎麼制定的，是否違反了公約等。像藏人，就可以要求讓尊者回來，這是基本訴求，可以向外交部、國務院發函要求，如果十五天之內，外交部和國務院不答復，就到北京上訪，藏人的勇氣是沒有問題的，這批抓了，下批還可以接著去北京上訪，把這件事情一直拖到明年五月份，經濟文化國際公約的審議。

二月份還有一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審議，也是對中國的。這個審議的過程是互動的，是國際互動，讓國際利用人權杠桿改善整個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所有人的人權狀況。這對藏人是很很重要的機會，把自己的要求向國際社會發出來，同時要求中國政府把所有的對藏政策公開，完全資訊公開化，比如你在藏區建立了什麼工廠，如何讓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等等，都可以要求。因為，中國政府簽了八個核心公約，雖然其中的兩個公約只簽屬，人大沒有通過，但是，作為聯合國承認的成員國，就必須遵守這些公約，八個不用說，還有一個就是世界人權宣言，每一條都必須嚴格遵守。

調動所有境內藏人參與，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共產黨改變。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這63年的統治，一直是沒有合法性的。因為，在聯合國的政治公民權力和政治公約裏，非常明確地規定，政府的構成必須經過定期自由公正的選舉，而中共從來也沒有這個過程。就此，對它在藏區的統治，也可以追問，究竟是合法的還是侵略的。另外，公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第一條款就列明瞭，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作為一個民族是必須有自決權的。

中國政府在憲法中聲稱人民有當家做主的權力，同時又聲稱共產黨有領導地位，這本身就矛盾，是一個偽憲法，不附合聯合國簽屬的所有公約，是可以直接質疑憲法的。目前，中國的民間團體也在積極地做了，也應該讓藏人投入，讓他們瞭解藏人的遭遇、處境，中國人也在遭遇，讓民間共同團結，改變這種現狀。

## 2、以平行選舉的方式，削弱、坍塌中共的統治

對於中國政府，我們在研究整個制度轉型時，政治學上定義為極權統治，意思是這個政權控制一切，因此，不要對其有任何幻想。

我說的選舉是平行選舉，利用你現在的選舉機會，投兩票下去，一票走官方的票箱，另一票是我們民間自己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的票箱，比如整個西藏，就都有自己的議會制度，全部選出來後，當局肯定要搗毀的，但是，既然選出來了，就有其合法性，即使當局搗毀的話，我們還有後續的，等於平行地進行了另一套政治。獲得合法性後，還可以經濟上自助，比如自己搞地下銀行等，進行全面抗爭。

還可以通過選舉的方式，把各方面的抗爭綜合起來，集結到一個系統下。實際上，波蘭當時已經在做了，我們的團結工會在地下活動了十年，達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西藏大多數人都加入這裏，當然，中共肯定要扶持一批，但大家完全可以拋開他們，因為那是一個偽政府，剝弱其統治，這樣，漸漸下去，中共的統治就坍塌了。

不要總是等待中共當局搞民主，你要想，我現在就自由了，我要執行我的權力，我要運用我的權力，不要等待西藏獲得自由後，我再選舉。這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抵抗形式，但是，一般來說，像烏坎，問題是太分散，但西藏沒有這個問題，你們有語言的同一性，信仰的同一性，以及境外的民主經驗等等，比烏坎更有條件

## 3、具體運作

比如在同仁縣，就可以搞選舉，開始是選舉人大代表，實際上你們自己有一個平行的同仁縣議會，就把你們選出來的候選人，介紹大家，從縣到鄉到村落等，但是官方肯定要打壓的，不過，沒有關係，你們繼續做，萬一抓起來，還有新的候選人，到截止日期就開始投票，一張票投縣人大代表，另一張票投議會代表，因為共產黨的投票信箱裏面，你是從來看不到的，這方面《聯合國的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力》是有明確規定的，選舉必須是透明的。什麼是透明呢？就是點票過程是透明的，不能在裏面做票，另外，必須是秘密投票，你不能威脅，說必須選這個候選人。但是威脅，這在中國是普遍的，只是藏人一定能堅持下去，連自焚都不怕，這個怎麼會不敢做呢？

競選過程中，獨立候選人會得到選民的支持，在和選民見面時，平時不能說的話，在選舉時就可以說，並且，一起組織一

個支援候選人的後援團，實際上，是個結社的自由，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是沒有的，通過這樣的選舉，就把結社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集會的自由，在這個時間段充分地運用了。

#### 4、利用國際法，起訴2008年鎮壓藏人的中共官員

讓境內藏人努力做這個事情，讓他們起訴，比如，對2008年那些鎮壓西藏抗暴的中共官員，他們實際上是犯了罪的，犯了反人類罪。聯合國保證人權，授予你們人權，他們卻鎮壓，而且讓上千人失蹤，這就是反人類罪。起訴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但重要的是，這是國際法，其含義就有強制性，能不能執行是一回事，但將來一定有意義。就像紅色高棉屠殺柬埔寨人民一樣，這就是國際法，這個法律是沒有任何含糊的，這就像你中國政府簽不簽羅馬公約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作為聯合國的成員國，你必須遵守，這是一個牽引力。

法輪功的起訴就是有效果的，他們直接起訴了江澤民，所以江澤民退休後是不敢去西班牙的，而且連歐洲也不敢去。這個很簡單，就算當地政府有外交赦免，不能直接傳訊的話，也是一個醜聞。這是反人類罪普遍適用的原則，中共前幾任官員，都沒有膽量訪部歐洲，這個有先例，像以色列的總理，前年去倫敦訪問，因為巴勒斯坦已在起訴他的戰爭罪了，英國政府很丟臉，只好讓他趕緊走，因為再呆下去，第二天就出傳票了。一樣的，如果西藏的團體能夠得到國際組織的幫助，運用國際法，使起訴成功的話，那是非常重要的國際扛杆，因為對中國這種大國，國際的壓力是必須的。

#### 5、迫使中國當局執法

中國的法律，在毛時代就是人治，而鄧時代的法律包括胡溫時代，都是依法治國。什麼是依法治國呢？就是說，法律是個工具，對我有利我就用，對我沒有利就扔到一邊。因此，可以出臺很多法律條文，有些條文甚至達到了國際水準，但是，當局是不執行的。因為，最高的憲法，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已經保證了中共的領導地位，所以其他法律都是從屬的。

民族自治法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起草了，條文也出來了，但沒有實施，因為裏面有一個憲法，已經定格了。那麼，為什麼要制定這個民族自治法呢？因為，當時是中共政權的初級階段，至少要在字面上給你一些權力，一種表象。中國政府的回應就是念法律條文，這個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外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在憲法的框架下，保護自己的特權。

但是，我們現在，要從民間開始，迫使當局執法，因為你已立了法。

#### 6、習近平上臺後，西藏問題是否會出現轉機？

不會，甚至更惡化。原因也比較簡單：

第一，他爬到那個位置上，肯定手上沾滿了鮮血，這個政權就是逆向淘汰，完全沒有人性；

第二，他是黨內利益集團的一個平衡。

原來大家覺得胡錦濤上臺會有點作為，有人甚至把胡溫時期，定為胡溫新政，實際上，但比江澤民時代更壞。原因是共產黨內部已經制定了一個關於西藏的基本框架，一般來說，任何人上臺，都不會動這個框架，因為，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不斷地從西藏這個框架中撈到好處。

第三，原來胡的上頭號只有一個太上皇，現在，習的頭上有兩個太上皇，所以，更不會改變。

第四，習的父母雖然在文革期間受過迫害，但是，他這批人都是太子黨紅衛兵，崇尚暴力，他們的教育，完全是共產黨的教育，他們自己不會改變。

唯一的變化，只能是藏人自己的努力，或者中國民間的努力。

## 達賴喇嘛訪澳呼籲 中國認真調查自焚 背後原因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星期二在澳大利亞雪梨表示，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議中國統治對北京的西藏政策沒有產生很大作用。達賴喇嘛同時也呼籲中國政府更加認真地調查自焚事件背後的原因。

自從2009年以來，已經有至少117名藏人自焚。自焚事件主要發生在四川、甘肅和青海省的藏區。

達賴喇嘛星期二開始了在他對澳大利亞為期十天的訪問。他說：“當然這是非常非常令人難過的，與此同時，我也懷疑，這樣激烈的行為帶來了多大效果。”

今年3月，中國官員指責達賴喇嘛資助並煽動自焚，並稱有證據表明達賴喇嘛協調籌劃了自焚行動。

達賴喇嘛曾表示，自焚行動可以理解，但是他不鼓勵這樣做。他說，自焚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藏人自焚不是因為簡單的社會問題和家庭不幸。

“自焚是多種原因導致的症狀，所以中國政府官員現在必須調查這些原因。僅僅指責某一個人，包括我在內，是不夠的。”達賴喇嘛說，“如果只是說‘達賴喇嘛製造了這些事端’就真的能幫助解決問題，好，我願意承擔所有指責。但是這不會有任何幫助。”

從兩年前開始發生自焚事件後，中國加強了對藏區的嚴格管控，並禁止外國記者訪問西藏。

西藏問題也是中美外交摩擦的一個因素。美國總統會晤達賴喇嘛總是會激怒中國。美國國務院說敦促中國允許藏人“自由地表達不滿”，同時也呼籲藏人“停止自焚”。

達賴喇嘛說，藏人大可以“傷害他人”，但是他們卻選擇了“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傷害別人”。

針對北京在西藏實行的高壓政策的指責，中國政府聲辯說，西藏在1950年解放軍“和平解放”之前飽受貧困和殘酷剝削，而如今西藏經濟蓬勃發展，文化受到保護。

#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一）

作者：唐丹鴻

（採訪者：唐丹鴻 翻譯：桑傑嘉 採訪地點：達蘭薩拉 採訪時間：2010年8月）

**卓洛：1931年生於西藏安多果洛；1958年跟隨部落逃亡，輾轉五年後到了印度。現居住在印度德拉頓。**

## 1. 共產漢人來到之前

我叫卓洛，今年79歲，那麼應該是1931年出生的。我出生在果洛，我們家所在的地方叫塘垓格。我父母是牧民，生有七個子女，我大哥被一家親戚領養了。我是最小的孩子，家裡只有我一個人到了印度。

我們家是當地的一個大戶，但不是頭人，我們頭人叫布澈洛，是果洛布巴倉人。我家與頭人家是親戚，他是我叔叔。我們雖然是一個小部落，只有70來戶人家，可是不會向任何別的部落低頭。我們頭人不僅是我們的頭領，他也是個智者，還是一名醫生。他的家族就是醫生世家。頭人是方圓百里都聞名的醫生，他根本沒有頭人派頭，不像一個頭人。如果有人深更半夜去請他出診看病，他不會有任何推辭，馬上就出發。特別是窮人請他出診，他連腰帶都來不及繫好就跟著走。看病後，你願給羔皮給羔皮，願給酥油給酥油，如果沒有就不給。後來我們的頭人與阿瓊部落的頭人一起死在了漢人的監獄裡。

我父親主要放牧，也去阿壩、甘孜等地做生意。母親在家負責擠奶、做優酪乳、乳酪，也放牧、收拾牛糞等。那時我們家有兩千隻羊、三百多頭犏牛，夏天，小牛犢出生時，我家帳篷附近牛崽成群。拜牲畜的恩惠，我們完全不愁吃穿用度，吃的自產，別的用品父親做生意時買回來。我們不用種田，放牧牛羊就應有盡有了。

兩千多隻羊和幾百頭犏牛，大多是我們自己放牧，自己若忙不過來就請窮人托放，但大多是自己放牧。請窮人托放不發工資，而是讓他們交一定數量的酥油給我們，其餘的如羊毛、犏牛毛、犏牛絨、乳酪等都歸他們所有。如果有牲畜死了，給我們交來牲畜的四肢和頭就可以了。

大戶人家與窮人的關係很好，因為窮人自己本來沒有牛羊，無法獲得奶、乳酪等，我們請他們托放牛羊，他們就會得到乳酪和酥油。而且，他們沒有牛羊無法編製帳篷，若有人請他們托放牛羊，就可以得到犏牛毛來編製帳篷。有的大戶常年請人托放牛羊，連酥油也不會收取，窮人們也非常感恩。人們的生活沒有大的困難，如果兒女懂事多勞，父母們就有時間安靜地念經、朝拜寺院、安度晚年。我們家鄉也沒有搶劫財物之類的事，沒

有戰爭、沒有外地人來偷竊等事發生。

我小時候最喜歡念經祈禱，更喜歡和大人們一起聽經祈禱，朝拜神山聖地，還和小孩們一起唱情歌等。如今我雖然這麼老了，但每當想起小時候的生活，我都會禁不住流淚。從前受到父母百般疼愛、自由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家鄉水淨、土淨。現在我住在印度德拉頓頓珠林藏人難民定居點，寄居在別人的國家，找水找地，語言不通，食物不適……這就是命運吧。

## 2. 解放軍多得讓人頭暈

我們認為「博」是「博」，「加」是「加」（譯注：藏是藏，漢是漢），二者是不同的國家。

以前每隔幾年我們就會遭到馬匪（譯注：藏人對馬步芳軍的稱謂）襲擊，據父母講馬匪也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馬匪們來掠奪一番，殺人，欺負婦女等，然後返回他們的地盤。跟共產漢人不一樣的是，馬匪不會住在我們的地方。我媽媽的舅舅吉謝堆多，曾兩次單槍匹馬阻擋過馬匪，最後被馬匪打死了。

後來共產漢人來了之後，馬匪就沒有蹤影了。我聽家人們議論說：那些叫共產的漢人，聽說比馬匪好一點。

我十六歲那年父親去世了。十八歲上下時，大概是1948、49年，共產漢人到了果洛，欺騙我們的頭人們，說為了防止馬匪進攻你們，我們要在什麼什麼地方建軍營等等。因此，頭人們就給了他們那些地方，任他們建軍營，佔據了有利地勢。在我的家鄉，解放軍也在達日縣建了軍營。我們的頭人們根本不知道漢人的目的，如果當時頭腦清醒一點的話，一定可以把共產漢人趕回去。但頭人們卻不僅讓漢人進來了，還讓他們占了地方，那就完了。整個果洛都是這種情況，受漢人騙了。總之都是那些頭人幹的好事。

漢人過來時，阿君部落要求藏人前去迎接共產漢人，但我們部落沒去迎接。漢人的軍隊非常多，從我們那個地方經過時，排成隊幾個月都沒有間斷過。不單是軍人，先是純軍人，然後是運輸隊、軍人家屬，婦女、小孩等。這些婦女騎在駱駝上，看上去都一樣，分不清年輕還是年老；孩子都很小，一頭駱駝背上馱了四、五個小孩，裝在竹筐裡。駱駝一頭連一頭列隊行軍。他們人多

得讓我們看著都頭暈。

他們就這樣行軍了幾個月時間。那時我們非常恐懼，小孩子們會嚇暈。有幾個漢人經過我們的帳篷串門，我姐姐的孩子就嚇暈了。這主要是以前馬步芳大殺藏人，留下的恐懼。那些漢人見孩子嚇暈過去了，就會放下一兩個銀元離開。我完全不記得第一次看到解放軍時，他們的面容和對他們的印象了，只顧怕了。他們看上去都一樣，衣服穿得一樣，樣子好像也一樣，我害怕也沒仔細看。這些軍人行軍時不會左右張望，一個接一個只顧趕路，走得像拉了一條繩似的直……從此漢人就越來越多了。有一天漢人拿來了一些圖片，說是毛主席。就有人對著圖片磕頭朝拜。我們部落的人不喜歡毛主席的圖片，不許帶毛的圖片回家，我們是從心底裡不接受。

### 3・大家都說漢人好

在我二十一歲那年（大概是1952年），家裡人讓我出嫁。我們家有一位很有名的喇嘛噶熱喇嘛，他與我公公曾一起朝拜過拉薩。藏人把一起朝聖拉薩的道友看成生死之交。在噶熱喇嘛的撮合下，父母早與我公公分下了我這門親，而後由我們頭人主持了這門婚事。我丈夫叫紮洛，是卓巴多瑪部落的人。結婚前我與他沒見過面，我倆的婚姻是由大人定下來的，然後我就嫁到了他家。當時我非常難過，因為以前與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從來沒有不快樂過，現在卻離開了家裡親人，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無法和家裡親人繼續生活了。到婆家後我很想念母親，覺得那裡不是我的家，也不能像在父母身邊那樣隨心所欲，不能在婆家丟家族人的臉。所以起初的時候確實很傷心。結果，我丈夫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們一起生活了46年，他連一根指頭都沒有動過我。而且我丈夫很帥，也很勇敢。流亡到印度後，定居點的所有人都非常敬佩他。

漢人來到我們地方後，給了窮人們一點錢，所以當時窮人們都說漢人好，很高興很感謝。而且果洛所有的頭人都被召集到漢人在達日的營地裡（達日縣政府，當時藏人認為是漢人聚集的營地），叫他們住在那裡，給他們發工資。漢人給那些頭人很多大洋，有的頭人回家時，用兩頭騾子把漢人給的大洋馱回來。所以頭人們也說漢人好，大家都說漢人好。也許我們頭人當年傳言這些時，也被共產漢人騙了。漢人還付很多大洋雇傭藏人運輸物資，很多藏人都去為他們運送物資，我丈夫也去了。我家的噶熱喇嘛有一天就對我丈夫說：「以後你不要再運物資了，讓牦牛休息。你們已經犯了錯誤，幫漢人運輸掙來的錢是不會有任何價值的。」其實也有些人議論說，漢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地方，將來我們不會有好日子過的，漢人的到來絕對不是好事，博的佛教將會遭到毀滅的……後來果真如此了。可是當時有很多人被大洋砸暈了頭。

-----（待續）

## 藏人持續抵抗迫中國放棄殖民西藏政策

「自由圖博（西藏）學聯」總部執行長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在臺北發表演講，強調藏人要以持續的抵抗，不斷推高中共統治西藏的成本，迫使中國放棄殖民西藏政策。

丹增多吉一九七九年在印度流亡藏人難民營出生，在印度接受基本及中學教育後，進入美國布朗大學，主修國際關係。是知名的藏人意見領袖。

丹增週一晚間在臺北出席了由「自由圖博學聯」臺北分會舉辦的演講。他首先介紹「自由圖博學聯」一九九四年在紐約設立總部。成立的初衷是在當時國際社會並沒有太多人知道西藏人遭受的苦難。而不管是流亡在外的藏人，或者關心西藏情勢的西方人士，都希望有一個彼此交流的平臺，「自由圖博學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

談到西藏現況，丹增把殖民類比為一門生意，而且是門好生意。丹增說，殖民者可以獲得原料、物資，賺取大筆金錢。這就是為什麼中共政權會強佔西藏、新疆和南蒙古。

丹增分析，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政權的行為事實上的大英帝國、西班牙、法國等等在十八、十九世紀處處殖民的帝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丹增因此認為，要讓殖民者退出殖民地，不太可能以是非為訴求，因為殖民者根本不認為掠奪殖民地是一件不對的事。因此，藏人必須製造一個情勢，不斷提高中共政權在西藏的「殖民成本」。只有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西藏才有機會獲得自由。

丹增也分析，所謂成本，不只是經濟成本。還有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成本，以及社會成本等等。例如每年九月聯合國大會開會，各國代表都走著紅地毯，接受各方祝賀進入會場，卻只有少數聲名狼藉的國家代表，為了避開抗議人潮，不敢走上紅地毯，必須另外想辦法進入會場。

近來在中國藏區不斷發生的自焚案件，因為行動的慘烈和震撼，讓中共不得不向第一線的公安武警戰士發出「教戰守策」，教他們如何調適受到驚嚇的心理。這樣的舉措，看在丹增眼裡，就是強化了中共統治西藏的「社會成本」。

另一方面，丹增指出部分西方或臺灣的政客會被中國看似壯大的國力和快速的經濟發展而懾服，但這樣的觀察太短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好壞，「圈內人」最清楚。丹增反問：如果中國經濟真的這樣一片大好，何以中國的高官、富商要拼命在海外投資、置產。這足以顯示，中國固然像一艘大船，但這條船事實上正在下沉。

丹增因此總結指出，只要藏人的抗爭能依循「增加中共統治成本」的策略，再加上中國經濟的未來並不被看好。因此拉長時間來看，藏人爭取自由的前景事實上是很樂觀的。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李潼發自臺北的報導）

# 如果這是西藏人的樂土

作者：林輝

如果印度是西藏人的最後樂土，尼泊爾就幾乎是他們通往樂土的必經之路。十四世達賴喇嘛在1959年逃離拉薩，翻過雪山到達現時的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ala），並成立了流亡政府；隨後有數以萬計的藏人跟隨他的步伐，到達印度投奔達賴喇嘛。

過去數十年，仍不斷有西藏人想方設法離開中國到達蘭薩拉去，有的是只為了見達賴喇嘛一面、聽他的道理和教誨；也有是為了離開中國，希望可以往一個更尊重西藏人的地方去。而在這個逃離的過程中，尼泊爾是十分重要的一站；位處於中國和印度中間的尼泊爾，這些年裡就像是藏人投向另一世界的中轉站。

Y是一位我在尼泊爾認識的西藏人，老家是四川藏區的阿壩，也就是這一兩年最多自焚事件發生的地方之一。2004年他19歲，隨幾位親人一起用了27天時間，翻過喜馬拉雅山脈到達尼泊爾——這過程光是聽就覺得不容易了，難以想像到底怎樣可以做到，可是過去幾十年卻有千千萬萬個藏人用了這個方法離開西藏。Y雖然沒有護照，但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爾有辦事處，逃亡到尼泊爾的藏人可以從他們處得到幫助，被安排到達蘭薩拉去居住。19歲的Y於是再從尼泊爾來到了達蘭薩拉，在那兒上了一年的課，主要學習英語，使他可以在印度生活；而Y也在達蘭薩拉見過達賴喇嘛好幾次、聽過他的講課。

在達蘭薩拉居住一段時間後，Y拿到了等同護照的檔，可以自由出入印度。後來，他決定嘗試從商，幾年間先後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開展旅行社事業，甚是順利；而尼泊爾的旅遊資源發達，商機處處，是他其中一個發展生意的重點。年紀還不足三十歲的他，回想八年前那二十七天翻越雪山的路程，卻是改變了他一生的轉捩點。

2007年我第一次從西藏經陸路到尼泊爾，來到加德滿都的遊客區 Thamel，最大感覺是那種截然不同的自由氣息：在尼國第二次人民運動（尼泊爾文為Jana Andolan）起義推翻皇室之後，書店中隨處可見評論政局的書，批評對像無論是政府、皇室或是毛派遊擊隊皆可，一改過去獨裁時代人民噤聲的情況。而對我來說，搶入眼簾的卻是在內地絕不能公開展示的達賴喇嘛肖像，在尼泊爾卻隨處可見，而各種版本、不同語言的西藏歷史和政治書籍，也能在這兒找到。

五年之後，重回 Thamel，過去在街上隨處可見的達賴喇嘛肖像，已然消失，變成幾乎都只能在室內偶爾見到。對於一般遊客，這個轉變大概並不明顯，但對於居於尼泊爾的西藏人來說，這轉變卻是一個時代來臨的徵

兆。

這個時代，由兩件事組成：一是2008年3月14日，西藏的發生的「三一四」騷動；另一是一個月後，在尼泊爾的立憲議會選舉中，前身是遊擊隊的毛派取得最多議席，成為大贏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卻在往後微妙地影響著身處尼泊爾的藏人的生活。

T是另一位生活在尼泊爾的西藏人，見證著這幾年的變化。他記得2008年三一四事件之後，在加德滿都有連續多次的藏人示威，聲援西藏被拘捕的藏人，卻被政府接連打壓。這幾年，內地政府對藏人嚴加規管，也運用其外交影響力，令尼泊爾政府對在尼藏人加強管制，不讓他們發聲影響西藏的藏人同胞。而本來就傾向中國的毛派，執掌權力之後也樂於向經濟實力越益強大的中國政府賣這個乖，屢屢將示威的藏人拉入監牢、阻止藏人「明目張膽」的支持達賴喇嘛——T說，這也是其肖像絕跡於遊客區 Thamel 店舖櫥窗的原因。

有一段時間，尼泊爾政府更將從西藏來到的藏人，遣送回到中國大陸去，去年更因而受到聯合國的譴責。如今在尼泊爾的西藏人，不能公開集會聲援在中國的同胞，連在慶祝宗教和民族節日時，都會有大量的軍警在旁監視，以保證活動不涉政治表態，頗有內地風格。

雖然身在尼泊爾，Y和T也仍然關心族人的事，尤其是已接連有近百族人自焚，他們既心急卻又無力影響，甚至無法透過集會去向公眾表達；他們能做的只有為族人、為西藏念經祈禱，在宗教中尋求力量和希望。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週刊》

## 教育能縮小現實與表像間的距離

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在澳洲悉尼大學中，向近萬名師生發表演說，強調通過教育，可以縮小表面現象與現實情況間的距離，幫助人們在做出重要決定時，不帶偏見。

達賴喇嘛尊者於13日抵達澳洲悉尼，正式展開為期十天的參訪及弘法行程。在悉尼大學中向780多名師生，就教育的重要性而發表演說。（錄音）達賴喇嘛尊者向學生們表示，自己出生於20世紀，在目睹科技飛速發展的同時，也經歷了二戰的殘酷，強調人們應該汲取教訓，認清不論最初的目的有多麼高尚正義，但通過暴力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充滿流血衝突的20世紀已經過去，希望年輕的一代，努力創建一個和平非暴力的21世紀，而這就更需要從獲得內心的平和做起。

達賴喇嘛教導學生們，人人皆希望離苦得樂，但離苦得樂必須要用務實的方法。（錄音）「我們首先要通過教育，來縮小表面現象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差距。通常都是因為被簡單的表面現象所迷惑，實際情況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可以幫助人們看清現實，並不帶偏見情緒地去做出正確的決定。」



## 拍攝“西藏七日” 記者遭中國外交官威脅

國際組織“記者無國界”6月11日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外交官騷擾和威脅法國記者帕恩和電視臺，其行為像黑幫手段。今年5月帕恩以遊客身份入藏採訪和拍攝中共當局在藏嚴密布控的情景。

（德國之聲中文網）6月11日，國際組織“記者無國界”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外交官騷擾和威脅五月份曾入藏的“法國電視臺新聞24小時頻道”（France 24）記者希利爾·帕恩（Cyril Payen），並要求該頻道刪除西藏紀錄片的行為。

聲明中詳細透露：帕恩歷經8個月的申請之後，於今年5月以遊客身份得以進入西藏首府拉薩，實地秘密採訪藏人和拍攝製作紀錄片“西藏七日”（Seven Days in Tibet）。該片記錄拉薩已成為“被佔領的城市”，街頭和寺廟裏、高層建築上有全副武裝的軍人、武警和員警布控，在很多地方都安裝攝像頭，嚴密監控當地僧俗的一舉一動。另外他還報導了在當地發生的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法國電視臺新聞24小時頻道於5月30日播放了該紀錄片。

紀錄片播放之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官員一方面聯絡帕恩，要求與帕恩會面，但帕恩當時已經到達泰國曼谷。另一方面他們與“法國電視臺新聞24小時頻道”主管見面，要求刪除該紀錄片後遭拒；正在泰國的帕恩不斷接到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外交官員電話，要求他到中國大使館會面，帕恩也連續收到匿名電話和簡訊。6月10日，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官員以強硬態度再次要求他到達中國使館會面並解釋如何騙取進入拉薩的“簽證”，否則要承擔後果。

就此“記者無國界”認為，中國使館官員行為與外交官形象嚴重相悖，以恐嚇威脅手段來對待一位元記者，類似“黑幫”手段：“人們無法想像這種不能接受的行徑，不是來自黑幫組織，而是來自中國的高級外交官”；該組織也表示，顯然這是中國政府對待媒體記者的慣有作法，但在擁有自由的國度無法通行。為此他們向中國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也呼籲法國政府就此作出行動。

### “當局嚴密封鎖的事實被法國記者給揭穿了”

德國之聲與中國駐法大使館聯繫未獲回應。達賴喇嘛駐歐洲華人聯絡事務官洛桑尼瑪表示已經獲悉此事，他認為這名法國記者在“危險重重”的情況下，拍攝的拉薩高壓場景其實只是整個藏區現狀的一小部分，但就是這一小部分嚴密封鎖下的事實的曝光，也足以擊破早前中共當局對國際社會的謊言。

洛桑尼瑪表示：“這就說明中共一直以來的宣傳都是謊言，在掩耳目。也說明這位元記者戳到他們痛處，讓他們惱羞成怒了。中共關於藏人自焚的宣傳、指責藏人

行政中央、外來勢力鼓動導致國內自焚發生的說法，這次全被一個記者在短短七日內給揭穿了。駐法和駐泰的大使館代表中國官方，官方象黑社會一樣在國際社會、在公眾的視野中去威脅記者，去威脅一個國外的民主國家的記者，國內的情況就更糟糕了。可以想見中國政府他們在西藏做什麼？”

### “中共根本不會讓國際媒體和觀察團進入西藏”

洛桑尼瑪也表示中共當局對內的黑社會手段，逐漸延伸至國際社會。為此洛桑尼瑪呼籲國際社會以此為契機，聯合抵制中共當局的黑幕行為。他也再次呼籲國際社會推動中國當局開放國際媒體和觀察團進入，儘管在目前看來希望渺茫：“他們連這個記者都不放過，可以看出他們根本不會讓國際記者和觀察團進入。”

早在2008年“3.14事件”後，中國政府驅逐了至少25名在藏的外國記者；2011年3月，西藏當局不許外國（包括港、澳、台）記者入藏通知檔曝光。在藏人自焚事件不斷發生後，海外藏人流亡組織多次呼籲當局開放國際媒體和觀察團進入。德國之聲今再聯絡西藏自治區當局，工作人員明確告知，外國媒體想要進入西藏，需要向所在國家當地的中國大使館提出申請報批。國際記者的腳步基本會被攔截在所在國家。

作者：吳雨 責編：雨涵

## 藏人行政中央強烈譴責 中共破壞拉薩帕廓

最近，藏人行政中央就中共在西藏首都拉薩帕廓街以新建項目為名，嚴重破壞西藏帕廓街的行為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的破壞行為，並呼籲立即停止所謂的新建項目。

聲明說：我們非常關注，中共最近以新建工程為藉口拆毀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濃厚西藏文化特徵的西藏首都拉薩帕廓街。

中共政府以“新建工程”為藉口投資1.96億美元對具有千餘年歷史價值和西藏文化特徵的西藏首都拉薩帕廓街進行徹底改變成為一個膚淺的旅遊點。在新建工程中摧毀了代表西藏歷史和文化特徵的古建築，以及改變西藏傳統信仰。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對拉薩帕廓街的摧毀深表關注，也對帕廓街已經造成的破壞深表遺憾。因此我們強烈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毀滅西藏精神，文化和社會中心的這種行為。

## 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 威斯康星與中國 留學生對話

2013年5月16日上午，在坐落於威斯康星州俄勒岡（Oregon）小城的鹿園佛教中心，達賴喇嘛尊者與來自威斯康星、伊利諾等中西部的中國留學生、學者進行了一次名為“與達賴喇嘛尊者的公開對話”的活動。

達賴喇嘛尊者一進場就熱情地向每位到會者致意，並幽默地稱呼中國留學生為“漢族的兄弟姐妹。”首先通過對歷史的回顧，達賴喇嘛尊者講述了他早年與毛澤東等中國重要領導人的會晤經歷，並指出藏傳佛教與中國佛教的同宗關係。之後，尊者表達了對中國官員高度腐敗以及社會缺乏道德準則的擔憂，並由此指出保存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因為西藏文化可以用來幫助教導人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不要自私貪婪，而要多為別人考慮。達賴喇嘛尊者特別強調他自始至終都關心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認為西藏文化應該受到保護。

在做完簡單的致辭後，達賴喇嘛尊者回答了多位參會者提出的問題。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尊者首先表達了對中國貧富差距嚴重問題的高度關注，並由陳光誠的例子談到了對基層農村里農民困苦的同情。針對中國政府在西藏修水壩的問題，達賴喇嘛強調了保護西藏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並指出儘管中央政府認識到環保的重要，地方政府官員的腐敗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西藏環境的破壞。尊者表示：“我們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強調“西藏的環境問題也是世界的環境問題”。

有參會者問達賴喇嘛尊者如何看待藏人自焚的問題，尊者堅定地回答說，他從來就沒有認可（approve）自焚的行為。他指出藏人自焚是一個很敏感的政治問題，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中國政府應該認真調查自焚的藏人為什麼要這麼做。達賴喇嘛尊者同時推薦到會者可以參讀一下中國僧人及學者寫過的一些關於藏人自焚的文章，包括針對1966年良卿法師在文革中為了保護世尊舍利而捨身自焚的文章。

在會議結束時，達賴喇嘛主動為參會者簽名並與中國學生合影，令會議參加者驚喜不已。會議結束後，尊者特別交代達賴喇嘛辦公室其秘書長才嘉在會後繼續與中國學生、學者進行交流。其中談到了達賴喇嘛轉世、西藏真正自治的概念、保護西藏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到底什麼是需要保存的西藏文化等與會者關注的問題。會議結束時，很多參會者對這樣近距離的交流活動表達出肯定和讚賞。當天參加對話的共有80多位中國學者和學生。

## 有關中共情報部門派遣特工到 流亡社會實施暴力行動的聲明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發佈的聲明

中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西藏自治區代表、昌都地區政法委書記、昌都地區公安處黨委書記李玉泉有計劃、有目的的派遣中共轉業軍人、在職公安特工到流亡社會蒐集有關達賴喇嘛尊者的保安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各非政府組織的情報。

2008年，西藏全區發生和平抗議之後，中共指控流亡藏人實施恐怖暴力活動，但是，沒有任何的證據。因此，派遣這位特工到流亡社會蒐集流亡藏人是否有計劃實施暴力和恐怖活動的情報。

2012年，李玉泉兩次召這位特工到尼泊爾，並交給他三種不同的毒藥，命令謀殺兩位流亡藏人。在尼泊爾為鑑別毒藥的功能對一隻雞和兩條狗進行毒藥的試驗。

中國政府情報部門派遣他到流亡社會蒐集有關達賴喇嘛保安等方面的情報，並在流亡社會製造前所未有的重大謀殺慘案。他接受中共的任務，並在努力實施各項任務時，從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康區比如縣的紮西堅參（別名扎西頓珠）和康區德格八邦鄉的噶瑪耶西（別名扎西）得知他的情況後，並把他帶到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進行揭露。

經有關部門嚴格審問後證實邊巴次仁為中共派遣的特工人員。

邊巴次仁，1980年出生在西藏那曲嘉黎縣措拉鄉，讀完當地中學之後參軍。2002年，在那曲嘉黎縣忠玉鄉公安派出所工作期間派往四川瀘州市接受了兩年的公安特工培訓，結束學習後收入反恐支隊。之後，當時那曲地區公安處處長李玉泉派遣他到印度執行任務，並送他到樟木口岸。這些事實經過和物證，以及邊巴次仁本人親口承認前後共接受一百一十萬盧比的活動經費等，證明了他是中國政府派遣的特工人員的事實。邊巴次仁流亡以後，由於他曾經在西藏參加過工作，所以，本部對他的日常生活方面給予了特別的關懷照顧。但是，他在印度期間為中共蒐集了有關達賴喇嘛尊者的保安情報、提供損害西藏自由事業的偽情報、利用照片等欺騙他人、自稱是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工作人員進行欺騙他人、接受中共的任務在流亡社會計劃暴力殺人等行為。

就如大家所知，有一段時期開始，中國政府為了摧毀流亡藏人組織，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滲透，設法破壞流亡藏人的團結，挑戰達賴喇嘛尊者的保安工作等。這次中共以暴力方式實施破壞流亡社會的陰謀從當事人口中獲得證實。

### 2013年1-6月，22起自焚（境內藏地21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2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紅原縣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阿壩縣1起；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2起；尼泊爾加德滿都1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縣3起；青海省海東地區化隆回族自治縣1起；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縣1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阿壩縣1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壤塘縣1起；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1起；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壤塘縣3起；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縣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1起。

# 西藏持續自焚之原因

自從2009年出現第一起自焚抗議事件後，至今持續不斷。儘管我們一再呼籲停止，但是，到目前為止，自焚人數已上升到117人了。整個西藏民族，都在痛失這些優秀兒女，我們甚至以不過洛薩（藏歷新年），表達對自焚烈士的悼念和緬懷。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西藏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悲慘而壯烈的連續自焚事件？

## 一、政治壓迫

中共入侵西藏後，從五十年代的屠殺，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九十年代對各種和平抗暴的鎮壓，暴行不斷，而2008年之後，更是變本加利，突擊民宅、大批抓捕藏人、重刑無辜，甚至槍殺。最近以來，竟然公開“排藏”，任何藏人，每天都要隨身攜帶身份證和公安門部的證明，才能出門，否則，立即被抓捕、審訊、遣送等。藏人在公共場所，如機場、車站等，被特別審檢，更是司空見慣；在拉薩、林芝等地，還開展了驅趕外地藏人的活動。

去年年底，中共當局下發了《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不僅把自焚定性為犯罪行為，還公開對“檢舉”“揭發”者，制定了金錢獎勵標準，展開了“反自焚專項鬥爭”，大搞株連，隨心所欲地醜化和污辱藏人，謊言和謬論充斥著整個西藏高原，心歸虛假。

## 二、文化滅絕

殖民統治，使漢語教學代替了藏語教學，傳統的西藏宗教節日被禁止，而對於西藏文化之魂的寺院，更是不擇手段，且不說格西製度的被破壞，僧人入寺的年齡被限制，以及建立寺管會、黨支部、駐寺工作組，駐寺派出所等，僅說近年來的愛國愛教運動，以及強迫寺院達到九有：有四位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報紙等，就已荒謬到比鬧劇還讓世界驚詫的程度。與此同時，寺院周圍，佈滿了軍隊，夜襲寺院，軍警假扮僧人，里外配合進行破壞，更是司空見慣。而越來越精細的網絡監控系統和紅袖標巡邏隊，遍布西藏的每個角落，同時，官方報紙、廣播、電視，從未停止誣蔑和妖魔化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

## 三、經濟邊緣化

上個世紀，曾有人統計，中共已經派出750萬漢人移民西藏，遠遠地超過了西藏的600萬人口，這種估計還不包括約有30萬或50萬的中國軍隊駐扎在西藏。而今天的移民比例，就更可想而知了。漢人的移民，不僅對西藏文化起到了稀釋的作用，同時，搶占了有限的工作機會，就是藏人被招聘，給予的工資也要比漢人低，這一點，從大街上比比皆是的招聘廣告，就可見一般。

同時，當局又把游牧藏人從水草肥沃的地方，移民到貧瘠地帶。僅以安多地區（青海省）的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流域）為例，那裡是最重要的淡水資源供給區，從2005年始，中國政府計畫用7年時間，投入75億元實施三江源的“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將游牧藏人大約5萬多，搬遷到移民村。而那裡處於城鎮的邊緣，基礎設施條件

極差，幾乎沒有什麼社會公共服務，具體地說，沒有水、電、路、通訊、學校、醫療衛生等等，這些游牧藏人的命運，轉瞬之間被改變，成為非農、非牧也非城鎮居民的特殊社會群體，生活難以維持最基本需求。

再如地震後的玉樹，當局以災後重建為名，強行拆遷和沒收了世世代代藏人所擁有的住房和土地，當藏人走上街頭抗議時，當局採取了一貫對付藏人的強硬政策，毫不遲疑地進行了抓捕，遠的不說，僅2013年4月9日，就抓捕了21名藏人。

## 四、自然資源的掠奪與環境破壞

西藏三區雖然蘊藏著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森林資源、礦物資源，還有水利資源等，但是，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大部分為不可再生資源。然而，近年來鐵路開通後，中國殖民者，完全打破了藏人祖祖輩輩恪守的禁忌，且不說怎樣在林芝、亞東一帶，進行森林砍伐，造成千年的青翠山巒，出現出一塊又一塊的斑禿，單說對礦源的開採，簡直毫無顧及。比如，中國黃金集團對鬆贊乾布的故鄉墨竹工卡的搶動，玉龍銅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武警合作）對藏東昌都江達一帶的搶劫，還有中國華能集團對西藏水源的搶劫等等，給西藏脆弱的生態系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比如水源的污染，使牲畜被毒死、村民染上不治之症，與此同時，地震頻繁，山體滑坡、泥石流不斷，甚至最近，即2013年3月29日凌晨，在偉大的藏王松贊乾布的故鄉，拉薩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縣甲瑪鄉，發生嚴重礦難，83名工人被埋！雖然中國官媒在第一時間裡聲稱是“因自然災害”，但人人心中肚明，這，正是中國黃金集團對甲瑪金礦無度搶劫的結果！

## 五、為什麼阿壩頻頻發生自焚事件？

2008年阿壩民眾的遊行抗議，被軍警開槍鎮壓，二十多民眾被槍殺，接下來，又大批抓捕、重判，致使2009年，西藏第一起自焚事件發生在阿壩。目前，阿壩地區的自焚人數已位居西藏之首。

為什麼阿壩地區會出現如此強烈的抗議？格爾登仁波切說：“阿壩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背景，1949年以前就與中共發生了衝突，那是在紅軍長征的時期。現在，已經是第三代阿壩人受壓迫了。……中國政府一直沒有誠心緩和這種局勢，沒有把藏人當成人，否則，後面的自焚抗議都不會發生。”格爾登仁波切在美國國會就西藏處境發表演說時，曾具體地公佈了阿壩的悲慘現狀：

“自從2008年3月至2011年10月17日，在阿壩藏區肆意殺害和毆打致死的，因無法承受身心壓力及折磨而導致死亡的，以及為藏民族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者共達34人。被捕人數達619人（這裡面不包括一次性被逮捕的阿壩格爾登寺300名僧侶），其中已被判刑的人數108人。上述被捕、判刑、自焚的大多數屬於僧侶，其中也有在家眾20名，包括藏人作家、學校教師以及編輯人員。”（[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06.html](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06.html)）

五十多年的事實證明，這種粗暴的鎮壓，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只能使反抗愈加激烈，矛盾愈加激化。

（外交部中文組）





司政洛桑森格訪問美國華盛頓



達蘭薩拉舉行[紀念5月17日國際聲援西藏日]活動



請救救我們的拉薩---